宋子大全

續十七

記跋

共二十

記

觀瀾齋記

孟子有觀水必觀其瀾之語朱子取以為詞以贊孔子川上之歎聖賢教人務本之意可謂深矣晩羅高生晦汝根舊居京城自以塵紛煩聒非所以養心看書之地遂卜居於南郊冠岳之下結書架數椽其南有小川横帶一日生來訪余於洛陽山中而請其名余曰因其小川而名以觀瀾可乎夫士之承師問學欲成其仁者何限而卒不能如其志者無他逐末而

不務其本故也今生以三聖賢之遺訓常目在之自存心處已之間以至於接人應物之際莫不推本之是務則雖含章尚絅晦木藏英而其道自至於充大矣比之水其源甚微而混混乎不捨晝夜則雖使其瀾渾浩蕩放至於衝砥柱絶呂梁而終極乎四海之遠矣然必須有謹獨之功然後能不間斷而馴致乎純亦不已之妙矣不然則雖日觀其如斯者而其狂戒者則便反相戾而不相似矣惜乎朱子之詞其所以發揮其理者必無餘蘊而不傳於世只寂寥一句獨見於語類之書也雖然聖人所答問行問達之訓

孟子所答徐子之意至矣盡矣尚何待於他說哉夫其至近而易知者則朱子論徐子問答而深病世之學者爲善而少誠實惻怛爲學而苟且以徇人此則亡可以常警於日用者也抑又聞朴和叔頗得朱子文之見逸於大全集者别爲一冊萬一前所謂詞者在於其中則願生取以揭諸齋壁而寓目焉必當如濯江漢而曝秋陽也

省齋記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而惟曾子獨得其傳者由其學之得其要也而其所謂要者亦不出於三省之一

語至於程朱又以爲學問之一大眼目自古訖今愚未見欲爲君子而一日捨此者也清陰金文正先生有孫曰壽興字起之少承庭訓仕於　王朝年未五十列爲六卿其蹈歷經歷者多矣日用云爲之間必能受用於此而有得焉故因取而名其齋蓋曰行事而有不省則事必有妄作矣而況不省於吾身而有不爲大儒者乎反之而念念在茲則始雖有尙未偲惧之意而其終則仰不愧俯不怍沛然而樂有餘矣然則爲君子爲小人其機豈不由於此乎雖然省之於事不若省之於身省之於身不若省之於心蓋心

者一身之主也雖具天理而無妄然亦不能不誘於物故其發也必有公私善惡之分焉當其念慮初萌之時必提撕而猛省之必使由於公與善而不使流於私與惡如其公與善也則如決江河而毋使有壅遏如其私與惡也則如去籧篨而不使有礙滯則自是而為君子為舜徒夫孰能禦之嗚呼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斯者乎夫文正先生之所樹立成就華夏蠻貊莫不聳動然竊詳其初之立脚下手則恐亦不出於此也蓋朱子嘗論曾子氣像曰壁立萬仞及其傳之孟子則朱子又曰所謂浩然之氣者斂然於規矩

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雖賁育莫能奪也若是則凡有大樹立大成就者未有不用力於本根親切之地者也起之其亦終始勉之哉

慶恩堂記　癸丑

中表弟朴善述自新昌任所賦歸而來扁其所居堂曰慶恩未幾就世其孤商晧來謁余文以記其意曰此先志也余問其所以名者對曰先人自以爲先世嗣或絶而且鮮兄弟至於吾身而有三丈夫子是祖先積善之慶也吾無才德之可稱將力田謹身以沒其世而意外忝叨末祿終至於佩符臨民是　聖主

之思也故合是二者而名之蓋將没齒而念茲不忘也余曰乃翁之意善矣夫人承家傳業榮名榮身者皆自以爲已致而不復推原所自以爲反本報施之道故忠孝之道衰息矣惜乎乃翁存意之善如此而不享遐齡卒無以究焉也然訓有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人苟悖行惡言甘於暴棄則君親之所以慈覆陶鎔之理其能逢將承齎予余於丁丑亂離奉偏親寄寓於乃翁家巷見其事親孝居家理未嘗非議於朝評則其善有諸已也可知矣然則其受福自裕也非幸也宜也凡甬後承能繼述不怠則將見斯堂不

其後或有會時而皆不如當日之盛也俛仰之間右十數人者與市南幾盡為古人吾與同春公落落如晨星今同春又遠先我而壁間題名人皆殘滅唯獨有此一紙焉亦足令人感慨者也當時之會可為此齋之一故事而須有同春稱賞之語故并及之後之來游者并託文雅荒謠之語而為鑑戒可也

忘憂堂記

綾豊具公搆豎堂於東郊之外因其里名扁以忘憂余於 崇禎癸丑因 國家還奉 寧陵畧假以處而祇謏 啓期矣其孫進士志禎致公之言而請為

記余曰公上有啓封開基之父下有承家傳業之子身處其間有奉祿之富厚無衣食之經營且位至卿月而事權不甚埤益故與奪不交於眼前是非不到於耳邊往來川原之會戲豫漁獵之娛壽考康寧寬綏優遊此其平生無一事可憂則是不待忘而自無可忘者矣然猶以是名堂何也志禎曰是則然矣然吾祖以王家勳戚常有滿盈之憂而又時事之可憂如此雖欲忘之而不可得故寓其志額於此而已余曰然矣然公則已老而謝事矣唯公子孫年富力彊且其人地當與國家同其休戚惟毋以聲色貨利為

心而一意於王務國事永爲扶衛持支之道然後眞可以忘其憂矣公之子孫其勉之哉余與公皇考綾城大爺爲同門生故仍有世講之好而於此數心腹而相告焉

癸丑日記　癸丑九月

九月初三日歷拜姜叅判戚丈仍弔李連山至兄弟又謁正獻公祠廟於李獻納休徵家又見宗叔知之渾祖子孫又弔朴都事徵之兄弟又見鄭甫川孀姊又弔李左相慶億仍過閔留守蓍重家門鄭普衍內相則閔判書鼎重李生沆同在俟少食即抵宗兄錫

龜家宿馮尹生以姓李生滓李生喜朝吳正字道一趙儀徵李成朝來會屋狹不可容諸人就舍館獨與主兄泰兒同寢四日曉遣人呈劉子去夜所會諸人復來趙典籍宗著宋儒龍亦來遂發行歷哭閔判書維重夫人几筵則宋炳夏炳翼已先待焉李應教選李修撰濡申主簿必相曹憲周姜正言時徵皆來應教以其先碑畧訂數字歷見俞參判棨夫人其子命賚在焉金金山德遠來見與疇孫歷吊君平几筵行至慕華館前則有下吏迎謂閔留守來俟于館裡遂下馬入焉柳正字御進至遂謝別諸人獨與泰兒行

則說之者李溍李喜朝宗炳夏尹洗馬以健也到迎曙村舍朝飯將發趙正郎根及其弟揩進至諸人皆落後獨與趙正郎兄弟西行至外西山先祖墓下村舍則高陽守趙逢源士達已來待矣拜墓時宗少宗道凝追至歷拜宗人宗之翰及諸母許氏墓歸到村舍與士達同宿五日主倅具祭需後上墓行祀宗察訪道興韓生晶追來參祀閔正郎顯以 上命至改誌蓋大字誌石之右字而歸其近處儒生及京儒續續來見尹明翼李潮皆以慈命致之後亨之亂榮基其孫趙榮光朴生熙晉及金鈴亦來金頗有所質問

金右相壽興自驪州新陵閔判書鼎重自京中皆以書來問主倅先歸夜申正字濬來傳劉　批而歸六日來見者亦有之蓋村舍頗安靜故諸人力勸取疇孫等而來仍由於啓陵前故送人馬于京中而自翌朝苦待午後人馬始歸知疇孫等已出東郊遂向大院尹姊家暫憩于高陽邑内鄉廳則尹洗馬進到矣夕抵大院尹明翼來迎于道上入謁姊氏李潮慈氏以書來問出就村舍與主倅宿焉趙楷榮基亦來宿于傍舍七日朝入辭于姊氏而歸昨夕及當日村人來見者不能記其姓名惟墅遇潮之父洪萬大閏茂

績之孫也須應睋于高陽鄉廳而與尹洗馬發主倅及正郎兄弟及榮基佩酒遠將至溪山絶勝處小酌于崖下巖上留别主倅及須亭遂與諸人連轡而行入一村舍秣馬行到路險處僧及村氓數十輩以籃輿來待到泉石絶佳處泝流行步是益道峯三角之間其競秀爭流之勝不可名狀踰台浩嶺少憩于掌苑署栗林飲酒則日已夕矣暮投曺溪寺宿八日與諸人游步虛閣欲登覽九天銀瀑則諸人皆以危甚止之遂中半而下行到美阿里趙鳴時具然要於路下馬小話閱判書雜重書至鼻脩谷而行至王山具氏

亭是寧陵前也日未夕矣九月十日兵判遣其子鎮
龜爲傳昨日清風請對入侍極力詆斥鼎以書問於
右相頗見昨日榻前說話十一日得見尹翰林致績
錄示榻前說話右相亦錄示遂詣待罪䟽十二日承
旨鄭錀來到口傳 聖教十三日上待罪䟽十四日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廿日廿一日
廿二日廿三日呈狀于戶曹辭來月廩料廿四日戶
曹正郎金世弼以 上命復致廩料廿五日史官任
堂來傳䟽批廿六日復上待罪䟽是日又聞諫院論
清風被嚴 批鼎移葬壙具氏墓菴廿七日廿八日

與受台復至王山宿草廬亦會卄九日曉入外作門
成服即往石室書院與草廬相對承旨尹溪來傳疏
批夕復至王山三十日入　陵所奉審未時奉出梓
宮夕退出王山十月一日發行看審浮橋仍乘舟泝
流而上受台追至同宿德淵東陽尉亭舍村二日宿
水清灘呂承旨墳菴三日是夕泰兒淳孫追至宿仰
德宗宗人之沉亭舍四日至驪江宿川西澤堂舊舍
五日迎哭　大輿於路左復歸川西六日七日入新
陵奉審下　梓宮退出見鄭相於外作門外復入紅
門下哭辭而行至清心樓下以疏本授李生箕疇入

京乘舟溯江至甓寺少憩于東臺崔監司寬黃監司
俟者金遠明李濬之與士人數輩皆同舟來別受台
草廬雲舉亦乘舟追至遂別崔監司諸公而與受台
草廬李生達及泰兒疇淳晦三孫同舟泝流初昏至
興原則東佰來迎宿村舍八日原牧來到泰兒疇孫
東佰原牧落後于舟中是日宿原州鳥山村九日宿
嘉興村舍十日夕至樓巖則忠牧權大載來待遂與
受台別謝送忠牧與草廬雲舉及二孫宿撻川村舍
十一日至槐山境則郡守黃世耆來待宿槐山驛村
十二日至華陽

今番至京　聖上廷紳氣色頓異於前日而儒生
則來見者極多至王山則村舍不能容執書來問
者亦多有一宰播言曰前日有事于　陵所每上
接于王山村舍矣今以某所不得接是以私害
公矣吾令諸生卽散去有朝士問之而曰是古
者逐學徒之事也大抵太盛而不敗者無之今日
根柢必是踰分之致也前頭事尤可慮也

都監事實記　癸丑十月

崇禎紀元四十六年之癸丑我　殿下還奉我　考
考寧陵于驪州弘濟洞設內外兩都監事役起自七

月至九月而訖任事官自揔護以下九七十一人蓋
嘗聞　仁宗孝陵之改封也揔護諸公相與泣且言
曰我　先王仁聖無以報矣皆極其誠意故　情文
俱盡而無憾今日亦然而有加焉以至工匠莫不盡
力嗚呼盛德至善之感人也如此執時賤臣猥以誌
文撰寫承　命至京目覩其事而謹識任事諸臣于
後時刻工李惟一木匠金應先以最善爲都料云其
十月日宋時烈書

真寶縣清省堂記

坡平尹侯明遇汝良爲真寶之四年拓聽事之東爲

一堂取退溪李先生所寄縣宰鄭文峯惟一詩中語
名以湀初盖縣是李先生鄉貫而文峯其門人也第
湀初之云語意有難猝解者似起爭端故汝良要余
改其名余以爲先生鄉貫之縣其門人所嘗理焉則
其官廨之名終不可他求也盖嘗見先生當日所與
文峯書有淸心省事語盖此四字出於小學書中盖
曰當官者不以物欲累心人不作私邪之事也夫當
官之法莫要於此而又符於先生之詩意矣盖先生
之詩實出於韓公縣齋詩其所謂出宰山水縣讀書
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湀初心者此非淸心省事

者所不能與也然則先生之詩與書既未嘗不同而其出於小學書中者尤爲典要也故遂以清省揆其初名焉噫當官者誰不欲善其政以惠其民也顧不勝其利欲之心以至於掊贜汙穢叢沓於其中則心焉得清乎心既不清則營營馳騖於財賄多少之間而自不足也事焉得省乎蒞事之暇雖欲讀古人書以觀昭曠之原其可得乎此其李先生之所取而謦欬者其意可謂深矣汝良官滿將歸而曾以治最一道蒙 聖上褒寵超陞高秩則其有得於李先生之訓者可知嗚呼李先生之訓豈但文峯之所當聞而

汝良之所當慕乎凡後之來為是邑者莫不以是存心則不獨一邑之人蒙其福而李先生之教思可至於無窮矣嗚呼此四字乍看之時似甚冷淡非有能體驗之者孰知冷淡之中實有真腴之味也苟使為官者心清而無一點之累事省而有寸室之寧吏散庭空之後靜對方冊泯然有會於千古之心則李先生所引韓公詩語忽不自知其為吾之樂矣然則雖使學問之士以此自為亦可也豈獨為官之所當知也雖然韓公之所嘗讀者猶未免於博雜而只要作文章之資而已至於晦菴夫子南康時詩什則有曰

徘徊未厭詩書樂玩意惟憑易一編其官餘讀書明同而意思趣味有霄壤不侔者豈李先生意趣無不在於晦菴夫子而姑取韓公詩以發文峯之雅致而卒以清省之訓相勉於書中也耶顧汝良試問於邑之文獻諸君也

永同縣羽化樓記 癸丑十一月

稽山素稱湖西山水之窟而惟羽化之勝為之冠焉去大江無十步而清曠明塏人之登眺者爽然若羽化而登仙者故名焉其地綰轂官路嘗為茇舍以為迎候使客之所歲在 崇禎丙午朴侯千榮營建小

樓未幾被回祿之災越六年辛亥余宗人宋奎調于靜爲縣監越三年癸丑重建而稍變其舊既成問記於余余惟古之爲邑者未嘗不增修館傳其見於傳記者詳矣夫爲邑者仰俯事育之外未嘗無餘資而頃世人推橫目自營之爲務念何暇以及此哉昔白樂天論柳惲樂山水多高情而不聞善政葉正則辨之於勝賞樓記曰惲守吳興十年其政清靜爲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者千餘人樂天偶不詳也今子靜能爲世人之所不爲則其爲政可知也吾知其不爲樂天之所論而無待於正則之辨之也抑余因是而

人有所感也范希文於岳陽樓記自言求古仁人之心而卒之以先憂後樂至於朱夫子所記曲江樓則想像前脩曠百世而相感眷眷於是非邪正之際憂悲愉快勃然於胷中悅若親見其人真聞其語而卒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聖賢情思雖於景致清絕之處必在於民彝物則之中而未嘗有遺世獨立招喬松揖浮丘之意凡後之登斯樓者必如登岳陽而憂范公之所憂登曲江而感朱子之所感則彼仙人之飄颻雲天之外者有不足羨而名教之中自有真樂矣愚既為子靜而為正則

之說又爲後之君子而爲范公朱子之說而他有所
不暇及焉癸丑十一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百無堂記　甲寅孟春

南原尹公景任射策通籍出入侍從官而常盤桓不進其前後爲郡亦未嘗久而輒賦歸以來前年入諫院言事同僚被重譴公以幸免爲恥又謝歸鄉里所居有水竹湖山之勝新結數架而扁之以百無蓋曰吾百無能焉故於世百無益於事百無成而於家亦百無藏焉此可以名吾室而安吾身也請余以爲記余曰此與濂翁之拙賦語異而意同也夫濂翁之拙

其自見於文字者甚寂寥故人之見之者徒知其語之簡而不知其味之深也至晦翁爲闢江東之道院而取以牓之而曰既以自警焉又告後之君子使毋蹈先生之所恥噫晦翁以海闊天高之氣像而其拳拳於此何至於是哉嘗聞韓子之言曰我善是是亦足矣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噫此叔世之俗所以戾於古而道之所以病也今公蓋懲於此而爲是焉則其所存可知也然公以此存心而發於官則吏民勸頌焉立於朝則風采著稱焉惟其自謂百無故其效不終於無而止耳雖然晦翁發

揮濂溪之拙至此之盛而其後與學者言則乃曰其言似老莊由前則是救世人之務巧而由後則又有以救其偏使不至於醉漢之扶此晦翁之道所以為大中至正百世俟聖而不惑也今公之所謂無則不但似之而直是二家本色語吾懼見之者之有疑也故於是乎終言之而又誦一轉語曰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請并以是牓之於牖間以寓晦翁無中含有之意如何試因以問之旨

崇禎閼逢攝提格孟春日記

坎止齋記

巽為順而坎為險易卦之義也圓者行而方者止人
事之常也夫方者自有難行之理況遇坎險則雖欲
不止得乎然坎者陷也故陷於險者無不求出於平
途此恒物之大情也夫推分委命任運順時能安於
險而其心無悶然後為得其止也金監司元會釋褐
入仕始為督郵以事置對而編配既而蒙宥還朝則
其方不刓而有加數年在臺凡所彈劾四十餘家嘗
與六諫臣者遠謫荒裔未幾赦復舊踐猶不改前度
俄以湖南方伯復下廷尉時同春宋公被召至京意
謂元會之為親盛設雖曰非時以此獲罪則有傷孝

理遂入告仲叔而不得力公遂復歸配而同春亦恨
損去國然則非但公之陷於坎而同春亦不得以顧
坦矣歲壬子冬同春下世則公益踽踽於世矣去年
春公來哭同春因訖余而曰吾於故里有數架屋扁
以坎止盍爲余記之余曰公旣喜方而惡圓自非能
行者也又所遇之坎非一而至於習則其陷之深而
不得出也宜矣然止之之道亦難矣苟身止而心不止
求其所以出之之道則未必能出而愈入於險矣吾
知公之必不然也易曰習坎心亨又曰止乃光明安
知今日事天不以公而玉成之也耶雖然爲是有本

必須窮理而知益明居敬而養益深乃可以語此也
然後或出或處或語或默所止者無非道也其至於
是則回春之靈亦將大慰於九原之中矣嗚呼歆矣
是爲記

淳昌郡教用亭記　甲寅孟夏

宋侯時杰爲淳昌之三年改郡之射亭視舊有加而
大以其舊名觀德者處處皆然旣甚陳故而大無以
有別也則改以教用而問記於余且曰恐人以爲用
人工作不宜於此時也余曰教用之云是用朱夫子
射圃記之語者其可謂善名也蓋紹興廿五年同安

有寇夫子與令丞分城以守而夫子自當盜衝一日
與監税曹沅登城四望慨然歎曰射者固嬰城之具
而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用也吾之士固
將徇私而庇其可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得隙地作
以為射圃屬其徒日射於其間相語以為人不能見
將然則其以吾為無事而勤民也嗚呼南渡之時不
可謂無事而猶惧人言之若是則况今諱兵之日其
謗議之騰安保其必無也然不教則已如曰教之則
必及其無事之日而汲汲焉爾及其有事則已無所
及而徒為束手無策之歸矣是豈朝教而夕用之者

耶嗚呼孔子有敎民卽戎之訓孟子有不敎而用之
之戒夫所謂敎者雖不專在於技藝之末而其必曰
但敎以親上事長之道則無事於技藝而亦可以用
之云者是豈知本末兼備之道歟噫宋夫子射圃之
設日射之敎豈只欲保其褊壘哉蓋未嘗一日而忘
北向之志矣然而終不能酬其萬一而卒之有老矣
不復見恢復之歎而後吟孔明廟栢於樓下可謂有
敎而無所用矣豈非千古之一大恨也耶卽今天下
多事正志士有爲之時也其肄習弓矢之政誠不可
緩也但所謂用之者若施於不當用之地則不可以

迩同安壘外之地矣况其所謂射圃者乎然則初不如不教之爲愈也此亦不可不知也侯吾弟也其服習於家庭先訓者有素故因其請而相爲之言如此云爾若李相公所記舊名之義其所引矍相之説其於教民之實該悉而且切矣仍并以揭於楣間使射者日見之亦可也時 崇禎甲寅孟夏恩津宋時烈記

愛閑亭記 甲寅孟夏

故別檢朴公愛閑亭在槐山者有五峯月沙諸公文與詩以侈其勝槩蓋槐之長物也歲久頹圯其孫廷

俊氏每有肎堂之志而家貧力綿事久未就歲在癸丑郡守黃侯世奇以為此孝思也吾有以成之遂稍割其俸畧改故址而其結搆亦視舊有加真所謂移步換形者也遂取諸公文與詩仍揭楣間噫如使五峯月沙而在則亦必新其詩與文以著其實矣余嘗觀勝地異境樓觀亭榭始未嘗不有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不然則破瓦頹垣徒為游客之嗟與而已今廷俊氏能守而不失又使邑宰感其志而成其事可謂賢矣黃侯為政甚以善聞其使人適追來孝者亦可謂知所先務矣豈徒昏姻之故而已哉既

已余又告廷俊氏曰予之先業有大於斯亭者予之高祖單資公以清名直道爲世所重又作童蒙先習以便初學蓋家有之而是書所言無非陰陽性命之實三綱五常之懿矣子能於此守其說而明其道則其繼述之美豈止於一亭之重新而已哉別檢公諱知謙咸陽人世爲吾東名族云時 崇禎閼逢攝提格孟夏日恩津宋時烈記

二止堂記

沃川治西之覺新村溪山環合趣象瀟洒近邑而背傍路而隱有似城市間幽人逸士然 恭靖大王淡

裔忠義衛李擢居焉重峯趙先生寓居郡東之安邑
也李氏以掃灑人奉邀先生先生往來游賞蓋數年
矣村之西得一異處焉巖壑秀美水川渦停有五汁
斷而上平可以徙倚而騁眺故先生最愛而杖屨屢
及又有四韵詩以美之矣先生歿後八十餘年而先
生同門友文元公金先生之曾孫萬均自咲可來視
郡篆既政成事暇則與村之士人琴愉琴惺趙瀅等
來尋趙先生之遺跡慨然有感古傷今之懷曰此不
可使仍為湮沒矣況黨庠之制自古有之若置屋於
此使村之秀才日聚而講學則其於慕賢之意造士

之道將兩得焉遂賡先生之詩而公私齊力功既告訖則金侯又使諸生問名於余余謹以二止名之而爲之說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夫夫沃之爲沃雖久而其節義道德如高山如景行而可仰可行者孰有如趙先生者哉況趙先生與文元公先生同游石潭門下雖其造德各異其淵源門路之正可以百世不惑矣趙先生卒之所以扶天常樹民彝者亦可以軒天地而曜日月故沃之士尊尚崇報者已久矣今侯以文元公先生之教爲之施設其爲政固多可書而朱墨之暇又以此導率其

人殆非俗吏之所敢知者覺新之士其所以仰止行止者當世世勿隳而不忘賢侯今日之心可也抑嘗聞古人有言曰思其人不若思其道蓋趙先生自少即誦大學之傳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蓋先生不徒誦其言而自能允蹈矣後之人苟能於此二者服膺而必止焉則名堂之義亦可以兼舉兩占而所包者廣矣又嘗聞君子於道勉焉而不已則久必自覺其日新矣村之後士初學苟能以高山景行興起其希賢好德之心而以孝敬君親為希賢好德之實則其所以進於道也必有覺乎其日新之功矣

然則此村與此堂當相媲而交警於人也豈不深且遠乎此實金侯今日之心也夫時　崇禎甲寅六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任實縣正己亭記　甲寅六月

任實使君申聖時視篆之四年修舊增新殆罔遺使則又改武士之射廳規模輪奐見者拭目使武士日月試藝其中而名以正己蓋取孟子射者正己而發之語也昔朱子爲射圃於同安而曰衆人不能見將然以吾爲無事而勤民也遂記其意以示後人況今天下多事將不保朝夕則其綢繆桑土之計其可忽

乎噫向安小邑也主簿冗官也朱子猶尚如此當時守土之臣苟皆以朱子之心為心則復豈使王業偏安於一隅而恢復之功日以遠乎聖時可謂有所受也武曰方今倉卒之變將不知其起於何時則是與兩軍對壘之日無異而所謂正己者是觀德之射也今日尚其暇為此乎昔武王之伐紂猶尚貫革之射也曰凡事必有其本夫射禮者本欲以觀其德而觀其德者非正己則不可也夫正其己者聖人稱之以為仁之道則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亦未有不遺其親而有後其君者也民苟能知此二者則雖齊楚何

畏焉凡登斯亭而習其事者其有以深究其意哉抑所謂正己者程夫子嘗以斆門人者也凡在仕學之士取以為化民齊家之本亦可也豈止為射者之法而已聖時名洛澄高靈人亭之役起於 崇禎甲寅二月訖功於其四月云爾是年六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廣州宮村社倉記

廣州宮村之北有廣平大君璵之墓 廣平 世宗大王之別子也子孫以族為位而居其下者繁且賢異他族矣近世則忠貞延齋相公亦退老于此而澈

子縣令適須切忝議選擇之及從孫郡守重輝晦伯
諸人經紀薦享信睦之儀者亦有年矣諸人議置社
倉于村中稍行斂散之法蓋以久儲速齎患忮不久
有如朱子所慮也昔東萊門人潘叔度為此於墳廬
所在而朱子記而美之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惟朱子
記中以為剎公所為非不善矣而但其給之也以金
而不以穀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職之也以官吏而
不以鄉人士君子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無惻
但忠剎之心是以不能行於天下今不以金不以縣
不以官吏則諸君已得其規模矣惟不以聚斂亟疾

而以慘怛忠利之心是存是求則可以行於久遠而無弊矣此豈非諸君之所勉乎昔朱子乞行是法於天下而頃歲李學士端夏李季周引其說乞頒下諸路使皆行之卽蒙允許而諸路士夫無肯有奉承者惟余與若干同志行之於懷德之外南里淸州之松面村規畫畧定矣今聞宮村之事則甚拂人意也蓋今秉執權柄之人非亦朱子自謂切不在渠下而諸君能不懾不惧辨得此事此雖小事而亦可見其意之所存矣豈聞朱子歲寒雪霜侵之戒耶其過人遠矣而柳迂齋公少遊文元公金先生之門稔聞朱子之

說故其子弟能如此矣聊爲書之俾藏之巾衍以保其人勢焰之熄而後出而示人也

析柖齋記　乙卯八月

俞生相基事契純篤者也一日來謂余曰小子葺室于竹間以爲讀書藏修之所願賜之名而仍以一言以警之則其爲惠大矣余名之以析柖而且書朱先生詩使知其義其下又書一詩以爲人能不以食色役其心而使之常存於腔子之裏則常卓然如太一之中天以照萬國也生試歸而熟讀洛閩書於竹裏則宜可以知此矣　崇禎乙卯八月日華陽老夫書

壽樂堂記 乙卯

蓋此堂舍者申君伯久先業也前人之述詳矣同春嘗與李尚書君美來會於此伯久請寓扁額則二公相與推筆既而各寫一件矣俛仰之間君美與同春相繼奄忽伯久每言及潸歎焉今復要余曰盍亦爲一件也噫其人雖亡而其跡尚存則何敢以無佛之洞遽自稱尊而濘穢其後塵也遂以此固辭而伯久請之愈勤則遂卒卒而成之以資其覆瓿也既伯久又要余發揮名堂之義余於仁智之道蓋嘗有意而卒未有得焉則何以知壽樂之理而名言之乎無已

則請誦晦翁詩可乎其詩曰家乾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此豈非形容之盡者耶伯久曰願書以見贈則欲歸揭壁上也遂應曰諾

崇禎癸丑單閼月日華陽病叟書

潛伏堂記

李君撝一與吾從孫宋爾錫諸人搆堂於交河之別墅名以潛伏蓋取潛龗蓬蒿之義矣第詩有咏魚之章而曰潛伏匪樂方今聖德周洽之日見者或立授其本義以為憂心之意則殊不便矣子思子斷其章著于中庸以為學者省察之要道願諸君子潛龗蓬

高歌咏聖德而以子思之訓以爲朝夕用力之方則其或庶幾焉爾

有好堂記

朱夫子嘗教長子受之曰勤謹二字循之以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也反之以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余少從師友得聞此訓辭而未嘗一日而用力焉故顛頓狼狽無所不至常竊自悼而無及焉然人有根來問學者則未嘗不以此相勉也蓋夫子之道極其大則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入於細則三千三百之

優優焉然而受之趨庭之日其所面受之教不過如此則初學切要之道舍此二字而何求哉友人咸安趙士達築堂於故山之先隴下以處其子弟且以待外方之來者既成而問名於余余謹以有好云者仰塞其下問之勤焉余與後之處斯堂者尚能以受之之所受爲今日耳聞不敢反而不敢不循焉常日警省曰非謹則無以主其敬非勤則無以革其惰已用力焉而益用力焉則真見其實有無限好事矣嗚呼朱夫子豈欺我哉况故山實諸老先生講道之所後生小子必有嘗聞乎此而從事焉者故樂與之相告

云甫 棨楨　　　　恩津宋時烈記

竹柏菴記

韓山李仲深卜築於廣州之先墓下余取晦翁先生先壠詩中語名以竹柏夫韋齋之葬在寂歷山中則其草木當非一種而必詠竹柏之翳岡其寓意已可知而其末句曰持身慕前烈銜訓倘在斯噫韋齋事業雖曰盛大其視先生則曾是王季之於文王而今乃以前烈銜訓為言者豈徒推本其大美於先德蓋亦韋齋有所謂大焉者當時苦忘親事讎之日慨然以天理民彝之正抗議致忠則其可謂凌霜雪振風

聲者歟先生殁於已未若灘之詠不惟嘆其國勢之
不競而愴然於先志之所在然則其所謂前烈其所
謂銜訓者又可知矣而其必詠竹栢之義又益明矣
今仲淇家庭之所受愚未知如何而然嘗見其先公
喜稱朱夫子說話而同春宋公嘗以有學稱於 上
前則仲淇之所聞亦可想矣今因竹栢之名而溯而
求之則殆無庶幾矣故不惜終始言之

歸去淵記

清江李公以清名直道蔚然爲 明宣朝名臣有孫
曰縣令諱重基自諸生時有公輔之望石室金文正

公甚相推重焉當　萬曆癸丑甲寅年間見弘瞻肆
惡桑倫斁絕即去京華率諸子自遯于砥平之山水
間逍遥自樂者餘十年矣即今所謂歸去渕者即其
地也公有孫曰監司諱萬雄心甫策名登朝敭歷清
要其心則不樂也指此而爲退居栖息之地筮得其
繇曰葉震子孫然　孝顯兩朝眷注深隆終不得遂
焉其子曰徵明伯祥歲在　崇禎乙卯去監司公捐
舘適十五年矣慨念縣令公遺址荒蕪不治又感監
司公繇辭思有以繼述志事遂捐諸生奉母夫人率
其弟徵夏季祥自漢師泝大江而大歸焉則母夫人

甚安之於是伯祥兄弟課僮力穡蔬水供養夫縣令
公之志潔而明幽以貞卓乎其不可及矣監司公身
當盛際乃以強仕之年已有退藏之志至質于神明
其意亦可尚也今日賢子乃能不非而追踐之可謂
孝矣夫生長京輦謝紛華樂清曠斯已難矣況進乎
此而修其庸行之常者乎然此一節之行也伯祥方
有志乎學而存心持敬之說講於士友間是將安身
立命爲進德修業之基本矣不但繼述之一事而已
也竊聞今日深山窮谷歸去者多矣第未知酣豢之
餘其有不厭苦淡泊顧慕疇昔咨嗟感悵不知歸之

爲樂如赤先生說者耶伯祥吉生也雖在城市自無膏粱之習而無有家庭之纍則今日之歸其得免於此也審矣故因歸淵之名而卒言之

桂潭風月亭記 乙卯仲冬

壯而仕仕而歸古今人之大情也第以耐泰之餘眷戀疇昔茫然不樂復有求仕之心則是汩沒羈靮首尾塵臼終未見清曠之趣矣豈不可氣也哉吾宗叔一鄉仕於朝幾年出監高敞縣憊精疲神以撫其人而以不能媚豪右事權柄至於遞官而一鄉夷然不以介意遂就懷川之桂潭築亭而名以風月以爲終

焉之計夫風月之清明誰不知其可愛而其心苟役於物則塵垢填脳金帛盈肚何暇賞此而洗滌其襟懐哉今一卿之志可謂高於人數等矣夫挂譚其爽塏顯敞之趣不可名狀余自少屢過其前但見其崩榛亂棘而已今者庭除修整棟宇明敞其所以蔽於古而顯於今者夫豈非物理之可以細思者耶或曰勝地既無主人而來賞者是主人則況此風月者又豈有主人而可以名其亭耶余曰世人不知樂此而吾獨樂之則以名吾亭不亦宜乎人孰有爭之者耶噫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此風月而彼名利場中頭出

頭沒者其不知清明聲色之可愛也固其宜也況進乎此者如濂翁之光霽無邊而明道因以有吾與點之意至於晦翁則其發於吟咏之間而樂其真樂者不翅多矣今世之人其或有因此二者而能得諸先先生之心者耶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是耶昔我先祖雙清堂府君早謝簪笏而養德林泉也玩心高明獨得其真趣於斯而默契於先賢之心故取其景象之兩相宜者而自名其堂其意像可知也又以此無盡之藏以遺子孫而一鄉能得之而名焉惟頑無狀耳爲聲目爲色而得其心以爲樂則殆庶幾矣詎昔

回春翁嘗登此而久不去舉網得魚共稱其風味之美而賞二者之清趣矣倏忽四年之間存沒異路而風月依然故在矣一鄕每對人輒稱之此實斯亭之一故事也嗚呼後來斯亭之上復有此等人來賞者否旃蒙單閼仲冬華陽洞主人記

菊隱堂記　丙辰閏月

濂溪先生愛蓮說稱淵明愛菊而仍與許之曰花之隱逸者也夫菊之得淵明可謂奇矣而其於先生亦可謂不世之遭遇矣陽川許君琇君獻與其舅瓚瑩叔居陽城之盤谷除去衆卉種菊繞舍而自號以菊

隱豈慕淵明之風者耶然先生又以富貴稱牧丹而以君子稱之於蓮夫菊比之於牧丹則必有羌肩之蓍比之於蓮則宜亦有異科者矣然則菊其兩間底題品乎可上而可下只在主人翁所説之如何爾時

崇禎柔兆執徐如月日華陽老叟書

五思齋記

松崖金公之孫昌錫重錫等既免其考通政君之喪以書來曰小子孤露之餘不泊之悲無所届焉草創三架屋於隙地將與兄弟團聚以奉吾偏母而仍為薦祀時致齋之所盍為小子命名而仍有一言以教

之耶余發書愴然曰噫通政君松崖公可謂有子有孫矣昔柳仲塗有分門割戶之戒程夫子亦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今此金君兄弟能不分貳以為久遠湛樂之計又以奉先謹齋為心夫聖人致慎於齋者與戰疾同條則此事之不輕而重也審矣遂名曰五思蓋取禮記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之意也或曰此但為致齋之名無剩棣連枝之意何如余曰噫余久遊松崖父子間渴知其心深矣松崖平日每有終鮮之歎見人之同床連業未嘗不歆羨而自悼焉通政君亦然故愛其孼弟

持異焉今子孫如得其志意而不忘焉則以今幸有之繁而念昔獨無之嘆者為如何哉雖欲不相好得乎何必更為贅説哉遂並書其問答語以遺金生使揭于壁間云

歸樂堂記

德水李侯百宗築小室於善州之孤山名以歸樂之堂余曰歸樂之義遠矣朱先生嘗記朱僊游之堂曰强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恒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或者睠睠軒冕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厭苦淡泊咨嗟戚促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其前

日汝官之所為不能無愧悔于心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固不能也然則仕而歸歸而樂斯豈不難哉今百宗強而仕仕而歸則誠無愧於古人矣抑未知果無咨嗟戚促於其心否乎果無愧悔於前日之所為否乎曰歸者人之所難也能歸則其不為戚嗟可知而既能無戚嗟則前日之無所愧悔從亦可保矣縱使未然百宗大賢家子弟也從今靜處於江湖之上讀書玩理繩其先武則其無戚嗟不足以言之而既往之小愆細過豈足以害今日之真樂哉或曰百宗之歸被劾而歸也烏足尚哉曰百宗如不欲歸

則必不至披効而歸矣既能被効而歸則其能有真樂也可知甫丙辰月日華陽病叟記

六吾堂記

鄭進士慶欽善叔居在京城之聚賢洞以文藝早占上舍而閉門却掃不與人往還人亦不知有善叔也有田在西郭外常收穫自足焉而曰我既食吾田飲吾泉則如斯而足以盡吾年矣如是則吾既無求之人而人亦無求於吾矣既又曰天以理均賦於人而無不足焉則其在我者豈非吾之天乎於是以六吾名其堂而問記於其中表叔華陽居士居士嘆曰善

叔可謂賢矣凡人皆捨其吾而徇乎人故營營逐逐
未嘗有一日之閑而沒沒焉不知其有吾者滔滔也
今善叔之所吾者至於六焉則凡天下之非吾者何
足以嬰其心哉或曰此六者之中其所謂天者自堯
舜孔孟以至於路人莫不有焉則吾豈得以吾之哉
余曰然矣雖然衆人雖曰同有乎此然不能有者或
多而吾得而不失焉則安得不以為吾乎惟其以此
為吾之所有然後其所謂吾者亦可以循其則而無
失矣雖然善叔歛迹無求惟耽經史則當以讀吾書
一句揷入於其中而謂之七斯可矣顧乃不然者其

亦有意乎余嘗為善叔恩之而得其說焉凡所以為
此者無非所以讀其書而有得焉者則所謂六者無
不自其書出來故書在此數焉真所謂數車無車者
也然吾者對人之名也求於人者未必可得而終有
所失焉求於吾者必可得而無有爭焉者況所謂天
者不待求而自有者耶且所謂終吾年者未有可言
者夫有始者孰不有終然不能盡乎吾之所謂天者
則不可謂之終焉故禮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然則
所謂終吾年者亦非小事也況時有把義傍分冒利
觸辟者則此亦豈人人之所能有耶雖然嘗聞石洲

權公有四吾之名而今善叔添其二而為六則世之清修君子爭將曰吾善叔云而為之友而為七吾之堂矣其至於是則余恐善叔亦不得自為吾而為人之所吾也余未知善叔其顧之否守其不顧之否守聊為之問焉

晚歸亭記

蔡上舍禹瑞嘗詣同春宋公請曰余作亭於所居之傍名曰晚歸願先生一言以記之同春曰此仕於朝而倦而退休者之事豈宜於家居業文之人歟禹瑞曰先生所謂歸者指身而言也吾所謂歸者指心而

言也如欲詳其說則非造次之可了者也同春曰其意善矣其志微矣誠不可造次了也吾將徐為子寅其說焉未幾同春易簀而誌終不果作矣後幾年禹瑞又訪余而復理前言曰同春已矣盍亦追成其未暇者乎余曰同春嘗遊文元公金先生之門得聞心學之要則其必有妙道精義之說而惜乎其未果也若余者面墻擿埴因有知覺顧何能說同春之所欲言者耶雖然嘗聞之人有是身便有此心方其未感於物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一循乎理則雖寂感萬變而不害其為本然之體矣惟其牿於形氣

之私則逐物於外奔走放逸頃刻之間忽然在四方萬里之表則其所謂身者塊然一空殼而已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異於土塊木偶哉孔聖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正所以戒此也有宋程夫子繼孔聖而爲之說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朱夫子繼孔程之統而所以語夫學者未嘗不用斯言也今予所謂歸云者正程子反復入身者乎夫仕宦而身歸者粗迹也心放而反復者要道也人於粗迹能遂其志者蓋鮮矣況所謂要道者耶由是而用力焉則夫所謂尋

向上去者其孰能樂之哉且嘗聞朱夫子嘗曰幼而學壯而仕或能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豈知歸之為樂哉是皆心放而不能入身之致也然則仕而歸者亦豈舍此而真得歸之之樂哉嗚呼君子之為學可不知所本哉雖使回春無恙於今日而其所以告子者恐無以大異於斯也顧余方以罪戾編管南荒非為人作文字之日故旣僭為此說而密符兒輩使之早晚轉以奉聞此亦朱夫子餘矩也

隱求齋記　丙辰十月

李生于元始居圻輔自乙卯挈家至嶺東之海濵力田以自給今者艱關數十日程訪余於蓬島因請曰小子畧搆小屋於所寓將有終焉之計盍賜之名余書以隱求而語之曰生去桑梓離親朋爲耕雲釣月之事彷彿於隱者類様也夫性命之正以饕富貴既非所慮而與鳥獸同群又非依中庸之意惟讀書求志則庶幾乎遯世無悶之萬一而山前荷蕢之知亦不須怕也生曰敢不服膺余遂書其説以送其行

平安齋記　丙辰十二月

墻屋之扁牓不可太美以取高標揭已之嫌且不須

索隱以起其爭端也友人安定羅君顯道自 崇禎乙卯與弟碩佐奉母夫人秉舟去京師至于驪江之上築室以居所種者蓮與蒲菊與柳而欲以此數者名其室余謂謂之景仰濂溪紫陽則此二夫子之道為世所諱至於靖節則此又非義熙之世愈不敢言也昔紫陽夫子與人書為問菖蒲之平安今以此為名則不為太義又非索隱之歸矣人之見之者亦不必大着眼目而誤求其義矣今顯道獨立於塵埃之外謝去一切冗雜而日問此草之平安則濂溪之蓮靖節之菊柳皆在所聞之中而其馨香幽淨沖澹之

趣泯然有會於其心矣如此而已而凡世上悠悠者絕不掛於口耳非惟口耳之不掛亦不置諸胸臆則可以保性命而養親盡年矣然與其彼愛其所愛不若求其道欲求其道捨其書何以哉顯道王孝鵠浦公學於守夢鄭先生鄭先生即栗谷文成先生之門人也栗谷先生所學之道即紫陽夫子之道也顯道必有所聞於家庭者矣今若有志而知求焉杜門靜居晝讀而暮誦不但茲草為玩心之資而已則濂溪太極通書之理亦在其中而靖節之高風請尚亦皆為範圍內物事矣顯道以為如何

慈教精舍記

杞溪俞生命賢孺卿結茅於先壠之下奉親讀書而問所以名其廬者余之孤陋何能以塞其意顧余嘗讀朱先生書而有感於心者矣請以是名之可乎昔金華時鎬先生請名其墳庵於先生先生取晏子父慈而教之語以為之扁而記之曰歲時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務乎其遠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又豈待余言而傳於遠歟今生雖不幸不及記其嚴訓而其伯氏之賢足以誦而詔之矣又俞氏大家也其世德遺風自有愈久而不泯者而況

其徳氏之淑德以爲京輦之紛華非所以教子而移家於先賢遺化之地今又撤歸丘墓之所在使之朝暮瞻依以致愛敬思慕之心而因又使之靜居讀書以成其身則眞史氏所謂徳母三遷之教者然則其於徳教之義又豈不益以稱守遂書此二字以遺之嗚呼生守其必於瞻掃拜省之餘益致力於先生所謂遠者大者則不但爲墟墓興哀之孝子而已也生其勉之哉

理隱亭記

故清寧君韓公鼎文元公金先生之外塄也以余爲

老先生之門人也許令衆子孫相從故舊有通家好其嗣孫汝碩嘗以吏事仕於州郡剸煩理劇目無全牛歲在　崇禎丁巳忤於新貴一年之間三次就理倫嘗因說侯曰如此尚可仕乎始侯嗣守先業于漢師顧儕流無在者遂不樂於心與弟汝尹南下湖西之洪陽地弟汝翼先已就青陽縣潛於巘而遂鼎足而居則汝碩所居最在山谷深處營葺粗成其名亭曰理隱蓋取徐穀齋理隱渝之意也云其傍舍曰偷閑而後有岐筍巖其上又有卧龍崗則皆宜於隱居之名也其前又有光影堂則其理致亦深矣又有數

畝山田妻妾耘於其中殆與龐陶公之舊同其韻格則所謂理隱之名非虛得也余謂老先生嘗以孔子朱子之道教人孔子嘗譏隱者鳥獸同群朱子多仕郡縣無故則不苟去今侯所以自處何其異也無乃不聞老先生之教耶既而反以思之隱者所以見非於聖門者以其放曠自便蔑棄禮法也今侯日與二弟相聚一堂聖賢之書未嘗不在於前其教子弟揆束以規範又作奉先儀其節文制度悉本於喪禮及家禮等書孰講而勉行之是則隱者名而儒者事也雖使老先生須起必不以爲不可也雖然觀侯微意

則似有間於黃文甫譏楊子直之語歟其然乎其不然乎此則俟自知之矣

傍隨窩記

傍花隨柳過前川此明道先生詩也完山李叔固結茅於海美新居其村名適前川故扁以傍隨亦尊慕先賢之一端也然明道此詩上蔡以為與吾與點一般云而朱先生則以為後生時作蓋未知許也至於明道先成之後敬與元豐大臣同事此亦曾點之意也然而叔固之意以為此於天理人欲辨之或差則有千里之謬故只取其自得之意觀乎叔固之所處

可見也然程門入極以先生未須愁日暮之句為有惻怛愛君之意而叔固所居之地適名無愁則易無以未而想像其當日之心斯可矣未知叔固以為如何然朱先生嘗以此詩為說時事然則此亦不可以名寓而亦入者則無寧傍隨之有與點之意而無與於時事之為愈也鄉慕朱先生嘗以為徒慕曾點之樂不若下學人事之為實事而有得也此亦不可不知也

隆義堂記

金延之既定山居于谷雲洞其南有臥龍潭其西又

有梅月堂舊址而又別有所謂隆義淵者遂復結屋於淵上而中置諸葛公畫像側掛梅月公真簇有若正配之位者然以寓瞻慕之意噫諸葛公當東京之末高卧南陽不求聞達及其帝冑三顧魚水契合則許以驅馳一以討賊興漢為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朱子極稱其正大而曰正如青天白日其義可謂高矣梅月公當我朝盛際毀章甫為緇髡以從其世是真名教中罪人也然而論者以為可與吳泰伯斷髮文身異世而同符夫泰伯逸民之流也然而聖人並與文王稱以至德朱子則又以為文王高於武王

而泰伯又高於文王未知梅月之與泰伯果若是其班乎殊非童觀之所敢知也然　宣祖大王嘗命李文成公某別為立傳俾不泯沒夫　聖祖神識超越百王則梅月之義之高亦可以默識矣今茲卧龍潭與梅月舊址適在此山而隆義之名又與之冥會此延之之所以不能放過者也然二公之義孰不知尊尚而延之寶叔文正公之嗣孫則其感慕興懷亦豈不有異於他人也夫文正公之所存卽二公之義也噫又豈非衰世之志也耶昔朱夫子病卧樓下長吟廟栢行曰不復見振滇中原及畫諸葛公於廬山之

卧龍菴而曰後之來者尚有以識余之意也今延之其庶幾乎識之者歟

詠栢堂記

黃驪閔泰重士昂居于常山屈村以名其堂曰詠栢余問其義曰余家無長物惟一株栢在庭前昔朱先生嘗詠子美廟栢行又寫出以贈求書者夫子美詩可愛者多而先生必取於此必有深意故敢以是名吾堂耳余曰先生生乎南渡之後慨然有回頭中原之志而及其老而無復望焉則有感於此詩之深也今子以眇然鰈域之書生潛身蓬蓽性命屢屢雖有

孔明之忠謀知畧何暇有中原之志哉士昂曰志大才疎力小任重是先賢之所戒然則堂名可改乎余曰事無大小遠近其理則無二也况亦有近小者无難而遠大者還易焉故朱先生嘗論天下事而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至哉言乎誠能用力於克己復禮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如孔明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其遠者大者亦將見其無所難矣故孔明嘗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願士昂姑從事於此以為之本而以待後日之期會則安知終不為大厦之棟

根予然後歸卧清陰之下翫賡子美之詠而以弔孔明晦翁之靈則司馬仲達慶元羣小之死鬼亦必悔罪而愧謝矣

飛飛亭記

飛飛亭在全州參禮驛之南其主人崔從良也良嘗請記於余曰亭之作在 萬曆癸酉作之者吾祖永吉也吾祖永吉以弓馬授身官至昌訓余使吾父完成亦以鶡冠官羅暖萬戶至吾良蓋三世也余曰武人菴苴輩載奔走權門以圖進用老死而後止者滔滔也今昌訓獨能免此而作亭於形勝之地居處游

息導迎清曠能以壽終斯巳難矣羅暖上不以是略
諸貴執下不以是易其衣食修葺塗墍榱棟如新可
謂孝矣今君又愛文字既揭扁額又請記以示後人
其繼述之意又深矣因問名亭之義則曰因地名而
名之也余曰君世世將種也古者張翼德之信勇岳
武穆之忠孝皆名以飛而曠世相感豈非武臣之所
當勉慕者邪安知君之後承不有張岳之倫而凢登
斯者皆以二子為心則其為世道之助也豈淺鮮哉
良頓首曰亭小而義大入微而語高受賜之厚無以
踰焉請歸而刻之楣間也時　崇禎上章涒灘九月

日華陽老叟記

四友堂記

驪江李泰卿為堂於清州首村之山水間環以松竹梅菊而名之以四友夫友者友其德也松竹之貞操梅菊之清香豈非其德之可友者耶然豈如人之有德者而泰卿必取乎此何也泰卿嘗與儕流上書北闕以救士禍而儕流之賢者皆投畀嶺海不然則散落巖谷鳥獸同羣而不返也時之人則渠不肯友焉而此亦不欲與之友宜其獨立無倚而所友者惟此而已雖然有一好友焉而人或不能知也細想泰

卿掃灑庭除一塵不起而明窻淨几静對詩書景仰其人討論其心犂然有契於襟懷泯然有會於思慮悠然不知老之將至於斯時也子孟子尚友之訓真知其不我欺矣雖然泰卿不欲以語人故托於四者而名其堂云爾

无菴先生淺集卷三十四

記

永保亭淺記

亭之興廢前記詳矣　上之七年辛酉以閔侯晟爲水軍節度使亭在營之北偏侯見其圮毁而歎曰是吾先人之所重建者也余今繼守其職而不繼其事後有資聚則是不惟不勤於公而亦不孝於家也遂捐俸鳩工仍舊爲新蓋起自今年七月訖于八月望日而營下之人無有告病者矣或疑歲侵之日工役非宜余謂宋之先賢多以凶年故爲土工令侯兼所

以活飢民也非直亭役之為急也況侯此舉實出於
繼述之孝則民孰不興感而予來者既感其孝則忠
義之心亦豈不因此而生乎苟如是則雖或勞民而
為之所益可續其所損矧乎飢民由此而不死則孰
不曰一舉而兩得也侯之先人名震益嘗以忠清兵
使當　聖考之溫幸也迎　駕於境上而用周亞夫
故事先驅至而不得入　駕臨營外然後始承　上
命而開門　上嘉之為賜　上乘以褒之侯之家法如
此吾知侯於後日必能効忠樹功不但以一亭為繼
述之事吾須有一語顛卒以告侯也侯既新斯亭矣

頴於良辰勝節登斯亭也與管下軍民北望　楓宸於雲天之外稽首拜手而誠心祝釐則凡在軍民之伍者其愛君殉國之心必將油然而興矣然則豈不勝於如雲之帆檣蔽海之旌旗乎未知侯以為如何

陜川郡涵碧樓記

涵碧樓在郡南之四里許余自少讀輿地書已知有此樓而想象其景致恨不得一往登臨以快心目也歲庚申蒙　恩歸自海外但見蒼翠隱暎水天澄泓一區形勢自成奇勝然嚴程迫促不能騁目以觀也今年孟春郡守趙侯尋到山中為說樓址久虛舊跡

幾泯歲仍亟歉無計施工偶值幸會去夏水潦有大木若干株自上浮下泊於江岸可樑可棟亦有沙鉄堆積江涯可便陶鑄斯若有陰相其役者然遂募遊手而重新之不閱月而工告訖事其新橋橫渡兀斯樓之最可開眼者也郡之父母相與觀焉而稱慶曰茲樓之廢幾年于茲而今復其舊且獲神佑此不世之奇事不可以不識侯以書來曰父老之情願如此子盍爲一言以副之乎余曰興廢修獘古道也昔子産見陳之橋梁不治客至無所館知陳之必亡又館傳必增飾是柳氏家法而朱夫子編之於小學書侯

故浦諸文孝公之諸孫其敎有所受矣治民理事咸
得其宜而餘力之及於館宇也如此豈橫目自營以
有資聚而視官事如秦瘠者之比哉余戲謂趙侯以
爲許河上流之水感明道爲國之誠浮下而自塞堤
口矣今侯復篤之誠何至於能感水鐵邪目今飢民
遍野菜色方稠侯於此其誠必有倍焉則吾知其能
感長官能感朝廷而爲陝民賀其將免捐瘠也若其
斯樓前後流峙之氣象清曠之勝槩則前人之詩若
文備矣茲不復贅焉侯之詩頗有佳治風流之趣昔
朱夫子官同安題寺壁云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

嘆莫愁來而又嘗見文孝公發揮朱夫子玉女峯之詩語意深切俟於是必有能持戒尤甚者矣俟名持恒字如常豈壞世家云

礌溪書室記

南原尹就甲聘三等書室于水川礌溪之上蓋取靜便而處以一家幼穉材秀亦有至者則使之朝益而暮習焉此古所謂家塾者也余聞而詰于聘三曰東俗有十數家村落則無不有書堂敎學甚勤然而人材之成就者罕有焉其故可知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文公小學之書者其規模節目備矣苟循是而

教之則何患其成就之難哉不然而詞章記誦之是事則其伎倆愈工心術愈壞也又奚可不懼哉余觀聘三之亂甫和循循雅飭甚有根本其所以爲教爲學者可知故敢誦所聞於師友者以告于居是室者云

崇禎重光作噩抄月日巴溪老夫書

沃川郡司馬所記

管城屢更其名今爲沃川郡郡多山水之勝自古聞人顔士世不絶書蓋山明水麗而土田瘠薄故居民無蓋藏而爲士者尤貧儉然而俗尚儒術人有子弟必使之讀書習字依倣古訓故風俗敦朴未嘗有入

倫之變古所謂瘠土之民莫不向義者信乎無虛語也　本朝　宣廟之世重峯文烈公先生寓居于郟之北境先生栗谷文成公門人也其道德學問之淺深高下非後學所可輕議而以人之所見者言之所讀者皆周程張朱之書其與人言必依於聖賢之訓故人無不化服而蔚然為文明之鄉則其一變之效亦不可誣矣惜乎間以鄉祠之爭論議乖隔以世道之汙隆為士論之屈伸未知前頭將有幾番飜覆而其為不幸則甚矣郟中舊有司馬所蓋為生員進士者所會處也然謂生進為司馬者世皆言之而未必

皆知其義也謹按戴記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選其秀者升之學曰造士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然後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然後官之故　本朝之儒生為進士則曰司馬至於生員則其始於唐世增廣生員之時乎然則其於司馬之古義無當而既與進士為一科故通謂之司馬也鄉本郡既置其所而又有案蓋自梁濬至陸峙十八舊失其取科年歲自金文起以下而始記之然亦或不書其表德及生年猶有歉焉嗚呼司馬之名實所以論才入官者故　本朝亦多由此而進者猶有

古意焉凡今之從事於斯者不但詩賦契義之是事而已必以窮理正行為事居鄉黨則以孝悌忠信相先入王朝則以忠君循國為意則庶不失國家長育菁莪之意矣余先君寓居三十年余亦生長於此弱冠而始歸懷川然往來遊從則未嘗有閒矣故李無悔李汝見諸君屬余序之云

道基書院詠歸亭記

文元公金先生道尊德崇為世儒宗 宣廟末年奸兇煽倡邪說先生不容於世低徊郡邑歲 萬曆己亥視篆安城先生為治悃愊無華行之不倦旣吏民

尊信則興學敎士專以小學家禮心經近思錄爲基本覩德從化者多矣越三年辛丑士禍大起先生遽歸後三十一年辛未先生易簀又其後 崇禎癸卯距先生之去郡恰六十三年矣其間入懷其澤士思其敎愈久而愈不忘乃立祠宇安侑如禮又其北有山麓臨水爲高先生每於公餘岸巾逍遥諸生以爲杖屨攸憩對草含馨不忍任其荒第爲作亭扁以詠歸蓋先生莅政三年而流風餘韵入人之深者如此古所謂沒世不忘者非耶己酉春先生門人宋公浚吉爲請恩額揭以道基蓋仍里名之舊也蓋嘗論之

先生設教科級甚嚴既以小學家禮等書爲初學門庭而乃其全體則講學以明其理力行以踐其實而主敬之功通貫于始終也此又後學之不可不知者也院宇之建終始主其事者實士人韓如琦字伯圭實西原故家也時　崇禎橫艾閹茂仲夏門人恩津宋時烈謹記

樂眞堂記

驪興閔士昂築室於鎭川之平沙名以樂眞昔康節有眞樂攻心之語朱子非之夫朱子之非之也豈不以所樂在物而樂之者心也寧有反攻其心之理耶

聖人稱顏子不改其樂程子以為其字當熟味自有深意蓋以其樂不在乎物而在乎顏子也亦不在乎顏子而在乎顏子之心也夫金石絲竹之樂以此心而樂於物也物變於前則樂隨而無之惟有不變者存焉周子曰無極之真此言實理也程子曰其本也真此言五性也此所謂真者既具於心則其樂之者又誰也心而反樂乎其所具則毋乃有以目悅目之誚耶然則所謂樂真者愚未得其說也抑嘗思之周程所謂真者雖具於心而或有物欲害之則非吾有也苟從事乎克復之學而物欲不得行使實理存乎

我而五性全乎心則我之心自不得不樂而此樂實
由於真矣然則雖謂之樂真亦可也未知士昂之意
果出於此耶吾將從士昂而問之也

二養齋記

程子曰養心養病同一法然養心本也養病末也苟
能養心則病不能爲吾害也然養心亦有其要不過
曰敬而已若其主敬之方則程朱之書言之備矣過
此以往則吾未之或知也完山李生寧錫仲裕自少
善病以二養名其所居之齋余爲此說以勉之未知
仲裕以爲如何時　崇禎橫艾閹茂仲秋上澣華陽

先夫

靖孝公祠堂記

靖孝公卒既沒喪考禮家制度作祠于濟生洞之本第享祀如禮後幾年其夫人宋氏沒將畢喪而躋祔矣靖孝公盖 宣祖大王之第十二子 宣祖愛之嘗賜所御庬裘令以奉安于廟以為遺服尚如依古禮而用尸則當於祭祀輒以授尸而視之矣今世則不然然其葆藏之必勤敬奉之以誠以對揚而不墜則可保於無上也無且受賜各體書畫及所嘗愛玩書籍並皆十襲藏置昔聖人之領留於曲阜以至於

晉世則可見鬼神之守護矣況請孝家承　列聖之
孝德相與繼述而適追者乎蓋請孝之嘉言善行無
不可書而以其節一見之則可以知其實矣又如
孝宗初服內訌外嚇禍釁已啓而能挺身使虜不挫
不詭終能畢使而歸其忠可謂盛矣夫天之道不出
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含仁與義則亦無
以立人之道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者實
朱子之大訓則凡人之道孰有大於忠孝者哉吾知
其教思無窮其子子孫孫時節薦享入室而僾然如
見肅然有聞如生如存不忘不愆皆能以請孝之心

為心則古所謂能保其宗廟者奚足言哉請孝公諱璞字可韞夫人考郡守熙業高祖礪城尉寅礪山人今奉祀者朗善君保其子全坪君瀞而旁支又甚蕃衍豈忠孝之報耶公於虜亂嘗作詩曰胡公封事奏無人求國衣冠左衽臣若使魯連當此日三韓那肯帝我秦此亦可見公之大槩矣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孟陬日恩津宋時烈記

黃山驛日喊亭記

萊密梁金四郡碁布於數百里之地黃山爲驛館轂其間而又臨孔道要津當初設置意盖有在也所屬

十一駟而事力凋弊館宇僅僅焉　崇禎庚午鄭察訪百順創始日昳亭其後丁彥瑗曹挺融朴晃三人繼莅修而丹雘於甲午今　上辛酉　朝廷遂用舊家子以故秋泉李公孫霦華國光爲察訪至則斯亭已頹廢支柱不日傾仆矣遂割俸收羨易其朽敗修其剥落樑楝丹雘居然改觀蓋自庚午至于甲午二十五年而完則其成之也難而自乙未至辛酉二十七年而已圮則其壞之之易也如此噫增飾館傳是柳氏家法而朱先生表章之客至無所館則子産歎陳之必亡此雖小事而其所關者大矣今國光苟無

秋泉公遺教則豈冐費精神捨資聚以舉斯役哉其亭名曰哦者蓋取韓文公丞廳壁記之文也斯暐察訪之置始於　正德庚午而其前則置丞以莅之曰哦之稱其在斯時乎然其所哦者若是江山之勝風月之趣而已則雖有新清俊逸之致無益於斯也若以秉心塞淵思無邪二詩日存於心而哦於口則騋牝三千思馬斯才之盛可驗於今日矣余竊為國光頌之也秋泉公諱直彥　仁祖朝以廉吏官至貳公云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長至日恩津宋時烈記

寬洞橋谷汪山三墓祭簿記

本朝之俗墓祭必四而親盡則歲一祭之四祭雖非家禮之正説厚無傷也蓋古無墓祭而後世行之至於宋時南軒以爲非是而朱子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已二夫子卒乃歸一自此可行於久遠而無弊矣吾宗謹守而於其親盡者尤致謹焉蓋以世彌遠則情易忘情易忘則禮益不及也吾宗之顯者有二派焉判校正郎二府君房下而二派之所同祀者寬洞校檢注山實二府君曾祖妣祖考妣考妣所藏也二派子孫見存者無慮數百人而於祭時或不無勤慢焉是可歎也茲者門長殿中丈建議置三簿於各墓下

以錄叅祭之人將以考其最慢者而責之自今以後其在三墓下子孫者其暢念而無怠哉三簿下方各記墓田墓直奴婢及祭器以永示無窮而俾余記之云時　崇禎紀元之五十七年甲子三月日正郎六世孫時烈謹識

肯構齋記

卞生東尹以其尊君之命請曰吾先人嘗作室旣底法堅其閒架曰姑設塗壁入處數月而歿不肖繼而葺理而居之額有以名之余以肯構應之且曰額有說以識之遂書此以貽之其作在癸卯十月日云爾

崇禎癸丑孟秋日恩津宋時烈記

清風府愉然齋記

谷雲居士金延之自谷雲歸居京裏已而心厭塵囂作亭於斗尾江上名以一絲既而遠宰清風未到其境而名已好矣豈皆桐江扶漢鼎之意耶既一年構小齋於隙地而取晦翁先生詩中語名以愉然蓋先生爲簿同安夜卧西軒所詠之詩有無事一愉然形神罷拘役之句矣今延之寤寐勉思而其超然事外之意可知矣然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則正金屑之眯眼者也夫先生以心應事不以事累心故其意想之

昭曠自能如是矣此正毫釐間所當察者也先生之
在同安也既徒步百里講道於延平而又其簿書叢
牘必親自句銷兼治學職一皆從容閑暇終日為之
而未嘗為之也則不待夜卧軒牕而虛明靜一之趣
自然會於方寸之中矣豈與老佛之徒外形骸遺事
物無心於斯世者之比哉延之右室文正公之嗣孫
也家學淵源其來有自故方將以先生浙東事日賑
恤飢民又考先生鄂州社制以新揗埒其於治民事
神俱盡其道矣然後清坐齋牕吟咏同叅之句則其
泯然而樂於心者何可言哉齋既成移我華陽石崖

聞寒梅植之庭畔晦翁十梅之詩又相宜矣或謂延之所取一絲清風皆是嚴子陵之事則無乃與晦翁大中至正之矩相異否耶余曰昔有人力卞嚴公非詭激索隱者晦翁下一轉語曰若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又爲嚴公表章懷仁輔義語未知先生之於嚴公其道同耶不同耶延之必有以辨之矣

時 崇禎閼逢困敦剝之下澣恩津宋時烈記

淨友亭記

自故公子王孫惟輿馬聲色是耽至於花卉之玩亦喜繁華而濃艷者惟親王子請孝公淨友亭可異焉

請孝公平生無所嗜好惟墻內穿開小石塘如一鑑焉種蓮數百朶築亭其上淡然相對有就如蘭之趣無甘以壞之憂世上翻雲覆雨之徒何足與數執古昔清真之士所友者松竹梅菊也惟無極翁獨以蓮為君子而歎其同愛之無人倘使公生乎其時必且從遊於蓮花峯下石塘橋上以對淨植聞遠香而請問太極通書之旨則周家麟趾騶虞之化都在其中矣惜乎幾乎五百年之後也噫請孝公不徒友學友而可以上友無極翁也令朗原君與其伯氏朗善君同居亭畔每花朝月夕同挹清香以相湛樂其友于

之心益與亭名相宜將見塘內連枝着葉共帶生花以傳芳名於百世以警枯荊之薄俗也　崇禎紀元後甲子恩津宋時烈記

清溪窩記

李遇輝君晦廣平大君後裔也結廬於其墓下背山臨流左右圖書瀟洒醒神可謂負郭幽居矣余絶愛而屢過之不自知其愛溪山甚於愛其人否也其地距京都三十里而近朝家政令日入於耳而且傍大路輪蹄冠盖日往來於其前似不宜於士子之靜養然而古有以城市爲山林者苟使此心定疊而不移

於外物則自可以讀書觀理收心養氣不覺其日就規矩而怠惰放肆之習自不干於心身矣然則紛華盛麗雖使日接於聰明顧何妨於藏修哉記昔文成公先生與文簡公先生及宋龜峯謀築於山水佳處議久未决矣未也相與曰苟於心身無有所得雖使清溪白石環繞左右亦何所益哉諸老先生之用心其鞭辟近裏也如此嗚呼義理難尋歲月易失唯願君晦無徒以蒼翠潺湲爲娛樂而亟致意於諸老先生之説則庶幾不負於遂初之高情矣君晦有從子曰湛景和石室金先生之宅相也韋以是吾之必不

以為不然也

記

安陰縣光風樓記

余甞讀野史有曰寒暄精於理一蠧精於數余竊嘗數之曰夫所謂數者若如邵子所謂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之云則是乃大易之根柢而所謂理者實在其中矣故朱子曰周子說理者邵子說數者都只是這理然則二先生之道不可差殊觀也其相與泝溯於濂洛之源派可知也盖我東自圃隱鄭文忠公倡明宋儒之道大中至正之矩如日中天夫豈以先生

資質之高明其學頗偏於數也孰不然李文靖公何
以編於儒賢錄而前後章甫何以有聖廡之請乎今
年春安陰縣監張侯世南以書來請曰縣有光風樓
霽月堂乃一蠹先生之所創也斯二者歲久而未免
支拄矣堂則朴尚書長遠已葺理之而樓則今方鳩
梓財力以治之此實前賢之遺跡盍爲記而侈之余
瞿然而應曰前日之得於聞而質於心者今皆氷解
而凍釋矣噫先生其溯濂洛而達之洙泗者乎夫光
風霽月乃黃魯直形容無極翁之氣象者也其後兩
程夫子有言曰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

點之意朱夫子亦曰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然則此一句兩言雖似海上單方其蘊實無窮而其趣實難言也然則此其自終不可知耶曰此非外襲而得之者必須剖判於敬肆修悖之雜而從事於明通公溥之功使胷中洒落無纖毫人欲之累而函太極於方寸之間然後可庶幾也然則先生之所以修己治人之道亦當不外於此矣抑又論之朱夫子旣以太極先天之圖爲相爲表裏數中有理之實於是益可徵矣故邵子楊柳之風梧桐之月未嘗不與濂溪同其氣象則縱使先生汎濫於數學亦何害於與寒暄殊塗

而同歸哉溯之登茲樓而想像先生者無徒以氣象協詔而必知其所本則其於學道愛人之實豈曰無所補哉夫朴公以孝友之政好清淨之風而先修此堂則其意遠矣今張侯適值歲儉手附口呴之不暇而乃能留意於此真可謂追仁賢新耳目而得為政之本者矣樓北又有點風臺舊址臺下有浴沂巖侯又欲修復舊貫縣之經生學子苟能因名而責實則真可以由濂洛而達洙泗矣吾將側耳而聽之也時

崇禎旃蒙赤奮若孟秋日

一經堂記

語云遺子千金不如教之一經自漢世有五經六經九經之名而至於我 皇明則又刊行十三經百二十一卷古經之名若是之多而乃以一經爲言者何也曰千者數之大而一者數之小其意蓋以雖一經之小而不以易千金也又况能通一經則自可引而伸之無所不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三山爲縣雖僻爲窮峽而冲菴大谷二先生之所居也東洲後栗谿軒三先生之所治也號稱文獻之邦久矣然世遠教弛者已有年紀歲在乙丑家弟時燾時杰等寓居于縣南之元巖與嘉林諸村秀合謀作書塾于金積之

東麓地勢爽塏眼界清曠而俗離几席諸峯羅列遠近實一縣之勝景也遂爲墨莊以爲諸生相聚肄業之所名以一經而問記於余余曰符讀書城南一篇朱子以爲不足與於小學然其所論金璧與學問輕重貴賤之殊則可以警省乎昧者矣諸生曰善言必再其母以止此也余曰程子買櫝還珠之書其進於此者乎諸生曰善言必三其母以止此也余曰朱子書廚銘洎經史閣上樑七偉理明而義精事實而文暢願諸生揭諸楣間朝夕目寓而心存焉則庶不孤名堂之義矣是爲記

清風府社壇記

孟子論社稷而後於民先於君周制天子建大社于國中封其壝以東南西北中央各其色之土將建諸侯則鑿其方之土而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使建社于其國故曰受削土于周室建社之義其至重而不輕也審矣本朝列邑皆各有社然其制既不稽于古而其事之儀又甚滅烈蕪且取便而宅於卑下者多矣顯廟己酉國舅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按道湖西使各還于爽塏潔淨之地而尊奉之不惟民之耳目聿新而神亦享之矣今 上甲子安東金侯壽增延之

規摹清肅府不暇他及而亟奉審社壇則其所處之
地極其傾仄不可以安神而又大失其制乃喟然而
歎曰以孟子及周制觀之則其事體之尊重至矣而
今乃如是意者驪陽按道時此未及改正也亟以狀
申于方伯移設於寒碧樓西去江無數百步清明端
直且爲一府之正處乃考朱子大全所載鄂州之制
參以皇朝及本朝舊制而新之其高庳長短悉合等
威又作一架屋於壇側以爲奉安位牌之所雖未知
未前安於何所其不嚴奉則可知矣自是渙然一改
舊貫而有孚顒若矣噫以孟子之言推之則犧牲既

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後可以責報於社神矣今其凡百不法如此而欲望風雨順而五穀登熟其可得乎今侯之政可謂知所本矣蓋社神享然後五穀熟五穀熟然後民人富民人富然後五教可施而國君安富尊榮矣孟子之訓周制之義豈不益可驗也哉侯是文正公嗣孫其受教也正以古故其見於施設也如此國家之爲官擇人者舍法家何以哉孔子入蒲邑見溝洫之治而知子路之恭敬以信致子貢之請問今侯之境而觀侯之政者觀乎此足矣 時崇禎柔兆攝提格孟陬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平康縣近民堂後記

官廨之扁以民者多矣蓋天生元后畀地建官皆所以為民也然以尊臨卑形格勢禁有冤不問所惡亦施使不得遂其生則后與官皆失其職矣魯公之乾封周公戒之以近民夫周公作為周禮其於上下定民志之道經緯纖悉而其戒魯公則乃如此人或疑其相戾而其實有不然者夫臨民者不徒愛之又有以教之蓋必須近之然後可以知其疾苦衞其樹畜又可以教其敬讓諭以孝義而治道備矣後周公而承其統者莫如程朱而程朱之所尚者又莫如訂

頑一書其曰同胞吾與則與親近之理至矣而其所謂吾與者已與同胞不同則其區别之意已在其中矣然則親近者仁也區别者義也君子之道仁義而已谷雲金公壽增延之爲縣乎康修改官舍而名以周公之言可謂得爲政之本矣其後延安李喜朝同甫來坐其堂而尊尚其名義馳書請記其事愚不辞而爲之說如此云時 崇禎强圉單閼仲春日德殷宋時烈記

又

余既爲此記或曰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猶如

此尤為聖人之能事也余應之曰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故能如此矣夫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忘遠凡事然有淵源也且周公先言慎毋以國驕人而繼以此言夫子嘗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苟有一毫驕心則其於近民也不亦遠乎今延之同甫但以大家淵源絕無驕心故能慕此二字如此矣蓋觀白徒掘起而不驕者鮮矣今人盡知二君是大家子故能如是也歟

西原縣景韓堂記

榮鄉之名古今多有之矣然皆未若有宋韓魏公晝

錦之懿而歐公所記之文尤足以震耀千載矣韓山
李侯亨稷牧隱先生之後孫也世其文獻而頃值世
變自廢不仕　上之十一年乙丑朝廷愼簡守宰畀
侯以西原其物衆地大擬古之開封而寔侯之鄉土
也夫以鄉人還治其鄉雖以文文山猶以爲難而侯
能慨然許然刃投餘地既公且嚴而又不失宗族知
舊之心適值積饑之餘呴濡枯涸之不暇而又喟然
而歎曰昔賢以客至無舘知陳之必亡況以邑宰寄
寓如栖苴而無鋪張朱墨之所乃不以家累自隨
如陶令之爲以節財用大治衙舍及莅事公堂百餘

閒而其用人則里出一人又不三日其不出者又無
三尺之徽於是民懽趨之隱然而成不害若蜃嘘樓
閣也既成邑人頌之曰官廨嘉名豈無可取者乎然
以鄉人治其鄉而彝流後世無如韓魏公者矣請名
之以景韓侯辭以不敢則邑人又曰魏公以三朝元
老其及第時近侍賀日下瑞雲以此位望從一相州
豈不如順風而呼耶今侯有文而落魄高科以蔭調
年進而其治績如此且侯嘗遭臺評臺諫之先嘗居
境內侯侍其家人未嘗有幾微其亦慕魏公之寬量
者乎遂來記請余亦邑人也與侯丘墓相望侯習小

學於其叔祖怡愉公諱德洙常稱余以晁氏家所稱而余則入不敢不以晦父拜獻之禮而加敬焉則其為文必拘於嚴謹而不足以稱侯之大也奈何邑人曰雖然必為之余不敢終辭而曰凡繼後而登斯堂者皆慕魏公之厚德偉量以為王國之用則豈不為世道之慶乎因以此為張老之善頌焉時 崇禎強圉單閼大壯日邑民德殷宋時烈記

清州反始堂重建記

清州反始堂者久菴韓公百謙所創而今重建者兵馬節度使韓侯根也其命名之義則久菴之記詳矣

久菴既築方井之壇以祀其始基之祖大尉公於是堂又盡心焉余或曰久菴之反於始生之鄉者是私事也私事而以名公堂豈有其說乎余曰郢書燕說而猶能有益於燕之治苟因吾之善意而使民觀感各有以善其身而風移俗易則其為公也孰大焉曰反始之義若是其大乎曰然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首丘仁也朱子生長閩中而不忘新安之紫陽取其說以記其寢堂然則反始者禮樂之所由生而仁之所以行也禮以絕惡樂以道和仁以成物然則化民成俗之道豈外於是乎此又韓侯

之所當知也昔諸葛武侯伏義討賊鞠躬盡瘁則先儒以為庶幾禮樂而其心亦仁矣夫為將帥之人得如武侯則亦可以止矣欲為武侯者捨仁義何以哉而反始之道乃其本也夫蜀中乃高祖基業之地諸葛因人心之不能忘漢而祀漢配天於此其意亦深遠矣哉先儒所謂諸葛禮樂者豈玉帛鍾鼓云哉此豈非韓侯之所當知者耶今使軍民瞻仰此堂顧名思義仁義之心藹然而生而皆有復讎討賊之心則其為教豈止於坐作擊刺之技而已哉然則是道也可以公於天下與古今矣奚但一州一國而止哉蓋

反始之義推其理而極言之則孔子以爲知禘之說者於天下如視諸掌程子以爲靈芝醴泉亦皆有本而朱子編家禮則執本反始四字乃爲托始之大訓然知其說者或寡矣世道安得以非於大猷哉余亦州民也丘隴成行陵谷變遷每於雨露節序不勝其悽愴怵惕之心矣今感久菴節度之意於是乎書以牖州之父老子弟云時 崇禎紀元之强圉單閼大呂之上澣州民德殷宋時烈記

永興府興賢書院記

本朝以豐沛爲名者完山及永興也完山則在南

方文獻之鄉係開斯文者莫不畢舉鄉校之外大建書院以祀晦齋李先生圭菴宋先生以至鄉賢無不有妥侑之所而永興則鄉校之外未有聞焉　萬曆壬子之歲故柳山韓公浚謙按節而來崔公起南爲府使一乃心力專以崇文育才爲心遂建書院於龍興江北明年癸丑奉安圃隱鄭先生靜菴趙先生其時敦事邑儒則金鳳鳴李先覺也惟其地勢下濕未周甲而傾圮支柱頹壓是惧　崇禎丙午老峯閔相公鼎重爲方伯規地於府東華山之陽西距龍江二里而近先是　廷朝賜額曰興賢又建別祠其側以

祀故徵憲李公緒孫盖以嘗為監司克有闡教之功
也盖惟丙午寔斯院之一初而毛峯與監司李公秀
彥相為甲癸焉其間以府官而致力者今大司憲李
公選最着焉李侯訏朴侯之墉李侯徧次之而當初
儒生之首事者朴虎卿張文炯也先後監董者張以
善金壔朴泳黃允厚也特成庖廚諸屋者監司尹公
堦也然後永興文獻始與完山為甲乙焉徵前後數
公則斯焉取斯而微本朝列聖右文興化之盛則前
後數公者亦安能有所憑藉而成其美哉茲者永之
儒生金汝鋐朴虎卿等數十餘人走書請記於余余

惟圃隱先生實我東理學之宗也始傳洛建諸書於
中國以為教而其尊周背虜用夏變夷使我箕封得
為禮義之邦者功誰與競歟趙先生所尚者亦洛建
之學故立朝事業無非堯舜君民之道則　本朝文
治莫盛於此矣二先生雖遭值屯難不得卒究所學
而其教思則可謂無窮矣夫道之在天下無存亡而
其在人也有明晦我東自殷師以訖于今凡幾明而
幾晦歟其明也必有如二先生者明仁義禮智之性
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不出乎民
生日用之常則道豈難知難行者歟特其物欲害之

於內異說亂之於外喪其真而冒於僞以至於世道亡而國家隨之此自然之勢也不幸今日異說昌熾二先生之道視以為芭籬邊物而永之諸君僻在北方故能不移於風聲氣習尚能尊慕正學如此世道庶幾有賴焉豈獨班於完山之文獻而已哉諸君其勉之

二程先生畫像閣記

漁村沈公彥光奉使觀周求得河南二程夫子像以來藏之于江陵之鏡浦臺上後幾年考實書次而其六世孫世綱等以臺東南西北有河南村築小室奉安二像

以寓瞻依尊敬之誠余惟漁村實　中宗朝己卯人己卯諸賢專尚近思錄夫二夫子之嘉言善行皆萃於此書當時諸賢之相與討論及經筵講說皆自此書中出來則漁村之獨求二像以來者亦可見其意之所在也其子孫保藏相傳已是難事而于今尊奉事體益以隆重此又可尚也雖然尊其人不若知其道夫伯子之瑞日和風叔子之規圓矩方此其氣像之大槩而其以至於此者皆本於一敬字故朱夫子稱程先生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令學者知此而謹守之則其於二夫子之道可庶幾矣此實漁村

子孫之所當知者故敢以相告云

燕喜堂記

湖南兵馬營在康津之古道康鵲川上按輿地書有燕喜堂而又有佔畢齋金公近體一首其繼而作者姓名不足詳也然堂既無有而其基地又不可尋矣則其作新者姓名時世又何可徵也夫燕喜之名始於魯頌而亭之在於連州者則作之者王弘中而記之者韓文公故其謙受黃金之谷振鷺秩秩之瀑俟德之丘寒居之洞雖海外之人無不誦咏而想像其處矣今佔畢公人地文章雖遜於文公然亦豈不足

以稱私於後人也豈以道康僻在海遜文獻不足故
埋沒如此也耶是可歎也 上之十二年丙寅卽
崇禎紀元之五十九年也驪興閔侯遇來鎭是營首
訪斯堂於先校退卒則無有能言其處者遂食龜於
運籌軒西隙之地經始結構而揭以舊號雖非其地
而可以新一時之耳目矣昔江南舊有直節堂朱夫
子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舊迹無復存者撫事興懷
慨然永歎遂移其扁於聽事之西無額之堂今侯未
必有考於朱夫子故事而偶與之暗合其事亦奇矣
今夫爲閫帥之任者惟橫目自營是事而侯獨能有

意於修復舊貫其亦賢矣哉侯因孫兒之爲其屬官者請記其事余嘉其不流於時好又奇其事有符於南康卿副其請而使孫兒追步佔畢齋舊韻并揭於楣間云後三年著雍執徐孟秋日德殷宋時烈記

顏谷書室記

昔余待刑海上時朴君子久委來見訪留數日將還請曰小子卜築于所居之左欲扁以顏谷書室願先生寫此四字爲贈則欲歸以揭諸楣間以爲朝夕敬慕歆動之地余嘉其意而忘拙以副翌年子久罹禍而沒身豈其慘矣今其子正經嗣守其室庶將善繼

善述終不負名之之意矣嗚呼欲不負其名則豈外
於博文約禮之實功哉嗚呼其勉之哉　葉禎著雍
執徐孟秋日溪山老人書

歃桃亭記

陶靖節詩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晦翁先生嘗
手書此以贈舉子而曰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今日
所謂舉業功名皆不經心也其微意可知也藍田有
羊角山之歃桃亭者故韓山李君評然之所築也李
君嘗蔭仕於朝官至領郡既而四方之志倦矣則投
紱來歸以是亭為休養偃息之所晦翁所謂幼而學

強而仕仕而歸歸而樂者今乃有其人矣其名歆於
者蓋取熙寧間邵康節看兒戲之意也今無熙寧於
周官變法之事則所看者世上爭名逐利之輩擾擾
膠膠其為兒戲也奚止於青苗役法之紛紜也況羊
角之名適符於逍遙之趣其胷次矌然俯視寰宇於
九萬里之上則其快適當如何也此非止請節園林
之樂而已竊想康節於上之樂亦猶是也故晦翁嘗
曰康節有規模底莊子真知言也哉惜乎亭成而君
則棄而就世只使游人攜酒來凭也其亂子樂而名
涑愴然興懷請記於余余嘉其有堂堅繼述之志書

此以遺之曰康節歌詠之趣誠有自得自在之樂然此實本於百源山中整襟危坐之功其用功如此然後物欲淨盡可造昭曠虛閑之域矣此豈偶然而得哉雖然又有一說焉程子嘗稱康節爲安且成而又嘗以爲偏霸手段無禮不恭則樂而諸人頗名掇義之際不可不并入於明辨之中而慎思之也時崇禎著雍執徐孟秋晦德散宗時烈記

余既爲此記或問程子之稱康節既盛矣而又有偏霸不恭之評何也曰聖人之心憂勤惻怛未嘗忘世而康節之意則或異於斯也故晦翁亦嘗論

其樂曰顏子之樂亦不佗也其曰顏子簞瓢陋巷則與康節歉挑同異何如也曰顏子以孔子在故隱而不出然若有忘世之心則何以問為邦于孟子何以曰禹稷則當為禹稷事耶康節則自許以巢許已非聖人規模而常以戲玩處世此程朱所以有此議也雖然康節豈真忘者哉觀其臨絕問孜幽州則知宋之亡必自幽州始也想其枕上亦有此商度也

四事堂記

完山李養吾天培為堂於清州之澤谷而請名之余

取康節林下局四事以為扁而使揭焉或曰承露看花迎風觀柳則養吾誠有之矣若夫對月吟詩則恐犯時諱故不為也且養吾畸甚於世杜門貧居則其所謂留賓飲酒者不亦虛乎曰以興逸為詩心和為酒而風月為之賓可也因書其說以貽之

棣萼亭記

豊山洪士膺士式作亭於終南山下日夕湛樂以順親心朋知無不歆歎焉間以書問名於余余請以棣萼名之而因歎曰君子有三樂而兄弟無故得與焉矧而不惟無故而大衾長枕連枝交葉則其樂又當

如何也惜乎世教衰而分門割户隨墻爭田者見於經傳中若是者豈不可哀也哉今士膺先節不惟以化民善俗將見亭畔之樹連理而生禽鳥之翔集者將不爭巢而相哺其鷇矣豈不美哉安得如杠之筆大書此二字揭於有家之門户乎今士膺方宰堤川民已無不令者矣誰以是諗于執政者哉時 崇禎紀元之著雍執徐仲秋德殷宋時烈記

珎山郡邀月樓記

南原尹以健體元爲珎山郡之三載吟頌舊廢重建邀月樓於客舍之東偏當初命名之義有不可知矣

豈邑居汚下山高而月小故必須登樓而邀之也耶歲丁卯體元行迎謚縟儀其謚乃其曾王考龍陽公節惠也官舍湫矮不足以修　上恩而耀衆觀也於是慨然以爲官雖稀薄歲雖凶歉苟割俸而來工則其於起一字何有焉范文正公之營作聚人亦荒政之一策也於是觀察使完山李公儒子雨聞而善之助以財力甚優則民不擾而工已訖以斯邑而復斯樓正如退之之詩得扶韵而能益見矣記昔　仁廟初申公鑑宰南原大修廣寒樓按使閔公聖徵褒啓其能擧廢墜朝廷以凶歲役財請推之閔公對簿以

為令人惟務於自肥而視官舍如弊傳故臣愚彼而善此矣 仁廟是之而置之余懼令人亦或有病二公者故有是說焉樓既成而二公並將賦歸矣昔晦翁遞南康歸到江磯有詩曰英僚樹嘉政素友勵孤節努力莫相忘請霄共明月子兩與體元宜共登斯樓擧大杯吟此詩相勉而歸則倘可為斯樓之一勝事也後之繼而登者亦或興感於斯詩也耶 崇禎著雍執徐秋日德殷宋時烈記

秀谷祠宇記

秀谷在廣州 獻陵之北故峒隱李先生滄江趙先

生遺跡所在也　崇禎甲子州之章甫議於京東搢
紳儒生剏立祠宇乙丑九月初七日妥侑如禮峒隱
居右滄江次焉蓋峒隱當　宣廟朝師友石潭坡山
而脫畧名利優游請世其高風懿行聳動一時此則
東京之郭有道洛陽之邵先生也滄江自其先考風
玉公其淵源之正出自坡山而滄江得之家庭其至
性敦行可見於請陰文正先生所稱矣當諸公請社
之日協贊謀猷大勳旣集而初心所存則惟在於明
天理正民彜而已於是守遜謝碩膚不知帶礪之爲
何事富貴不能以榮其身竟以蕭然一寒士以終其

志操可謂叔世之高人紙扇上雪竹矣夫二先生退讓恭謙雖不以世道自任而其廉頑立懦之功有補於風化者何如也目今公議消盡私意橫流俎豆之設殆遍國中早晩如有大眼目入出而當世則必有所處今日事可謂亡矣惟玆妥侑之擧據實考德出於難誣之人心人心不死吾知其尊奉之誠可俟於百世而無止矣吾生也差後雖不及灑掃於峒隱之門其於滄江則登覿熟矣每思其清夜誦紫陽之書至今使人手舞而足蹈嗚呼其人可忘耶祠宇下方有峒隱先生先祖廣平大君衣履之藏其子孫參判

選幼學遇輝大諫濡等適考紫陽禮立祠宇以永祧
享亦將爲搢紳家模範矣將與此祠表裏相貢矣今
世紫陽之道幾乎晦昧而於玆獨可徵焉故遂爲之
表章焉歲 崇禎後戊辰抄秋德殷宋時烈記

清州統軍樓記

清州三南之一大都會也有事則其地方形勢爲必
爭之處故當萬曆壬辰倭賊之自尚州錦山來者皆
會於此據城蟻屯以爲西向京師旁軼内浦之計幸
賴重峯趙文烈公以義旅鏖戰逐北之使賊不能專
意於西此州形勝從可知矣州之東西二百里南北

五十餘里㧞力雄富麗祖稱以土地沃饒人多豪傑史又稱東南走集境壤遼廣斯寔迹也我 孝宗大王朝舊發大志留心武事金相國堉建白以為舊兵營僻在海澨非所以得地形宜移設于此以為雄視形制之勢人皆曰建置之宜無過於此然建歲迄歟為師者只以玩愒姑息停罷操鍊為事識者憂之上之十三年丁卯以韓候根為兵馬節度使候始至周視地勢形勝之具而慨歎軍容之索莫簽閱鍊習之餘創建高樓於城東隙地名以統軍軍兵之至者無不拭目改觀軍門有肅肅之容衆心無敵敵之患

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三軍者各有耳目各有心
意伏至險於大順之中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則其統
一之難無過於此矣且易有萃卦萃者衆聚之名其
彖曰王假有廟傳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
而極也萃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入心莫知其鄉
也而能致其誠敬也今侯坐斯樓而萃聚軍卒于以
一其歸仰致其誠敬如萃封有廟之象則雖入心難
測衆志難一豈不能有所統屬而致其信向者噫五
十年來邦内諱兵武畧不競而債帥之風間或有之
則朱子之所憂歎者於是乎可驗矣今侯駐節以來

詩心一意惟畢務是力而又收拾奇零以建斯樓暇日閑揺白羽默運神機南望釜山北顧龍灣遵養時晦以待有事則斯樓雖小豈不與籌邊乎秉相與揖讓哉余州人也喜聞而爲之記如此云翌年著雍執徐季秋日德殷宋時烈記

青松府讚慶樓記

青松　聖朝之革鞏也樓名之讚慶者亦以此則其廢而不修者不可之大者也况創之者河公澹則以其子而不死其父者古誼然也然有難詳言者矣德水李公東溟百宗辭禁掖歸老于善山地　朝家惜

其江湖之間此從班也今年春畀以是府特免陛辭
而自善徑赴焉公曰吏隱吾宿願也既至視其屋宇
故多支柱匠施功亟以此樓為先修俟俱宜輪奐
咸度既成而士民無不拭目改觀焉蓋惟此府去京
師六百里所吉月令辰公將於此而北望 宸極雲
天縹緲之間咸與士民慶祝 君上者無非本支百
世如 仁憲聖妃之時則其助毓我邦家之慶福如
何哉方今中外之禱釐者實有所在而斯樓適成亦
其冥會之一端歟公與河公皆善之人而相與始終
焉其亦奇矣公蓋粟谷文成公之從曾孫其為 宗

杜頡忠之心固有異於他人矣今年實崇禎著雍執徐也德殷宋時烈記

咸興府敎場閱武堂記

咸營敎場舊在城外老峯閔相公按道時卽城內建立壬辰宣力十二人祀自後凡係武事者皆就而居處宿食而其刀槍決拾之藝必於是焉鍊習而名以武場則舊場廢罷而堂宇亦傾圮支柱矣今按使李公美叔莅事之幾月遍觀新舊位置而曰吾營下親兵凡八千也其操鍊之時新場狹迫不宜於排擺且修舊起廢吾責也遂役城門軍士作五架三樑之屋

於舊址規廓有加而弊不及民蓋不獨容其馳逐擊刺之勢坐作進退之法亦所以新耳目之壯威容也既成名堂以閱武而問記於余余謂吳叔書生也軍旅之事非其所閑也然三代之制凡使入學校講禮樂者必裸股肱決射御晦菴夫子嘗為主簿於同安也嬰城却賊而因作射圃於隙地以教戰士蓋所謂儒而不知兵則非真儒者真格言也夫小縣主簿而猶然況為藩翰之重任者耶且八千人項氏之所以救趙滅秦而爭天下者也今中原多事而此道與北隣只隔一帶水有朝夕不虞之憂武備而可緩耶況

北地是本朝之豐沛而俗尚武勇故　孝廟嘗曰早晚有事惟西北民可用然北來按道諸公專尚文教盖欲使民知親上死長之道而徐公載適憲其善弱欲去之則論者又病其偏也今美叔既先以文為教而又不廢武畧吾知　孝廟聖訓可驗於將來矣以故吾書之俾揭于堂楣云美叔名秀彥韓山人嘗為侍從官出入諷議今　上殿下特授以北門鎖鑰而仍戒其勉蘗聞者榮感而興起云

結網窩記

構屋三架五間牓曰結網窩其義奚以前有大江魚

鱗潑潑數罟不入池魚不滿尺不打有時臨流清則濯纓濁則濯足溪而厲淺而揭得魚烹飪適口客來有不如已者談謔以嘲人莫測之飽腹而臥於結網窩中與世不相干涉治絲結網庖犧氏之民也至入起慕孔明淵明之為人字曰景明世謂之三明

淵冰齋記

臨淵履冰曾子至訓也朱先生易簀前一月絕筆所自警亦不外此此與曾子啓手足而戒小子同一揆也夫曾子之道備於大學而其小以丁寧則只在於是朱先生集群儒之大成而其收斂結折則亦於是

乎致意焉是知此二句者至約而究其理則所包至大也權君相夏益執築室於漢師之南偏要余題其額余聊拈此二字以副焉

不朽堂記

君子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事也既有其德則言與事在其中矣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所謂言與事者亦不過推其心得之餘發之於外也文化柳君仲車妙年登第方展布遠圖築室於究山之良井村名以不朽而請余記之余惟柳君王考犬世居連山受學於文元先生先生甚親愛之教以家禮

小學等書柳君之得於家庭者其必有自矣然則其所立焉者不期於不朽而自不朽矣噫人生一世其能百年者有幾其所謂壽者不過八九十其次六七十而四五十者例多矣雖其脩短之不齊而及其消滅而與草木同腐則一也斯乃君子所以疾之而思有以不朽之者也然又必不以事不以言而必欲立之以德者豈不二德者求於已而必得不比事業之不可期言語之徒華滋也歟仲卑乎既以是名其堂則其有以審内外輕重之分而卓然自立也無疑矣於是乎書

松澗亭記

晦翁嘗遊劉西磵舊隱亭舍有詩曰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余嘗見六一公為西磵賦廬山高自謂勝於蜀道難蓋極其雄誇矣然論其瀟洒清絕之趣則未若此一句約而盡矣錦城羅重邕子孫世居錦城作亭於清澗之上對尌蒼松而曰余有志於不括之智與潑澗之節愚未知西磵之志亦如此其真且遠也歟晦翁嘗到武夷自謂輸於智而歎碧澗之一日千里又詠廬山之萬松曰欝欝凌寒姿孤標儼相持晦翁之所尚可知而子孫之所領學者其在斯歟自

古臨流撫松者多矣然但愛其冷然而鳴蒼然而翠
而已孰能寓意於不括之性後凋之氣耶或曰孔聖
論山水之樂而必以仁配智今言智而乃以節代仁
何也曰節未嘗不自仁中出來也故曰智士仁人殺
身以成仁又萬古之言節者必以夷齊為首而曰求
仁得仁愚未見去仁而為節者也如此然後智亦為
真智而不至於蕩而已矣故晦翁又書直節堂曰焚
燬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然不僵如志士仁人更亦變
故而剛毅獨立凛然不衰夫仁道至大雖有求陳闕
之徒皆不得與焉而獨許夷齊者豈徒然哉至於晦

翁之獨於此拳拳者有以焉蓋生南渡之世目見士氣委靡人欲橫流心為之惻然雖山僧義真之死廣亦且表章而激厲之其所感者深矣真衰世之意也歟故余於此以晦翁終始焉子孫盡於此勉之哉

跋

書晦菴雅言後贈宋季輿

余素昧握管季輿以此紙要余作字余笑以為若將謂山蟲亦能吐絲成錦耶季輿請益堅余乃受而思之余既老病倦游則超然峨嵋字既不可慕逸少作本在丘壑則又不可效歐公寓厭軒冕語故遂書晦

菴雅言以敀之雖使逸少歐公寫此亦不敢以筆法之妙便作勝觀況此不辨側勒者耶獨愧夫昔人謂逸少黄庭若毛仙飛天余讀晦菴書已到白首而今無一點半畫彷彿乎武夷渾溪之草尌根枝豈徒讀其書而不得其所以為書之故耶李與戒之　崇禎戊戌仲春日書于溪上亭舍

師任堂畫蘭跋　己亥十二月

此故

贈贊成李公夫人申氏之所作也其見於指下者猶能渾然天成若不犯人力也如此況得五行之精秀會元氣之融和以成真造化哉宜其生衆谷

先生也先生從曾孫東溟百宗以從班出佐西幕將
行以此帖示余俾余題其上蓋此帖流落入家不爲
李氏有者有年矣百宗尋求不已今年月日得之於
漢陽李姓人粧䌙如舊復爲家傳百世之寶其意可
謂勤且至矣抑嘗聞栗谷先生甫能言自作字事父
母及張公九世同居圖端坐而默觀之此圖幸存而
不泯守則粘綴此帖之下使人知夫人之爲母先生
之爲子寔是源委相承不使上谷君家專美於前可
也百宗其毋忽之哉時　崇禎己亥臘恩津宋時烈
敬書

丫湖稿跋　　庚子十月日

愚旣爲此叙矣公之孫喜季紘有請曰余先人丫湖公諱慶晋不但藝學之世濟也實亦以行誼大爲沙溪先生稱許今以其所作若干篇附見于先祖之遺集盍爲須有一言之賜乎愚曰諾先生每稱享用錫如此云云用錫實丫湖公表德也先生實有其父子間事契矣俱不可無余言也遂更題于原叙之下方云時庚子孟冬日宋時烈跋

書迂相先表初本後

孝宗大王戊戌余承召至京迂相相見喜甚已托以

先表之記既成相與為訂一字未安必令得其職辭或少溢必令稱實如此修改幾于納碑事辭粗精而文體則病矣過相教曰盡若全改之為愈遂徵別本而入刻矣越二年庚子過相捐館今年癸卯夏其季子選寄前本以來曰既是成文將托在家乘以示於後仍人指其可改擬處信乎狀德之難如退陶所云也遂加點竄而仍記當時謦欬怳然如昨日事遂垂涕而歸之

為呂使君台齋書贈筆後

壺山使君三十年前故舊也及來湖上重尋昔好儀

余東歸使君亦將解歸欲要余筆跡以爲異時顔面余素昧趧勒之法第厚意不可孤聊此染贈之其又書先賢詞者坡公歸去來之意也

家禮諺解跋

德信正家禮諺解今因善山府伯安公某始知有此書尚恨其未之見也然伏見沙溪老先生跋語則知其有補於世也無疑矣安公以其所解止於初終欲取喪祭二禮并譯而附其後斯德信之所欲聞者余諗之曰昔拙齋申公湜深用功於家禮有俚釋二卷其時實與老先生往復相訂雖不盡用先生之說而

其所用者亦多矣幸取而參互之則庶乎寡過矣乙巳六月日

跋五服沿革圖

乙巳冬

晉寧岡鄭先生取儀禮五服圖參以歷代之制名曰五服沿革圖使門人李承旨潤雨繕寫為一帖凡三十五沓也先生之於禮可謂博而勤也 崇禎巳巳春李承旨鋟板于秋城府而印布未廣旋復見失先生嘉惠後學之意殆乎泯滅矣歲甲辰冬監司鄭萬和縣令洪錫相議復入于梓藏置于龍潭縣舍因志其顛末云 原跋如是刪潤則差勝矣始欲以此報

於鄭洪二公矣慮未必用而止乙巳冬書

四賢傳跋 諸葛武侯張中丞文丞相鄭所南四傳 丙午

洪錫若叙集四賢傳爲一書古今賢人多矣必於四賢者豈亦衷世之志也歟讀之所感者深矣是書之行使人人忠義之心油然而生矣豈曰小補哉願君叙書之萬紙以與今世之爲人臣子者也時 乘楨

丙午八日恩諱宋時烈跋

溫泉陪從錄跋 丙午十月

今年 上奉 王大妃復幸溫陽郡下之所以進御供奉當異於前 上爲是之慮別諭道臣無太僧加

又申之以使者故諸職奉　旨惟謹又　慈闈女御
僅十人內外九百皆是此以是雖建歲節行而民無
香讒之寘又士女赴觀者无多至有海陬之民宿舂
而至者皆識之以為　慈闈之後其輿衛者從予義
也又追慕　先王謌泣薦壽於　慈闈亦於戲不忘
之一端也既巡察使任公義伯登之繪事以著簡首
之寶以為一帖而仍列錄陪從於後又附以一時歌
詠之詞以為印本蓋將以廣其傳而垂於後也昔歐
陽公作亭於滁州以望清流之關而以為清流是藝祖
用兵擒敵之處遂鋪張其事於亭記今我　聖上之

孝奉 慈殿覩宋相武畧其輕重豈不有間邪宜乎任公於此乎不敢緩也又竊惟念凡物華靡侈麗者無不好者其儉省澹泊者則不好者昔麗王見明皇夜游蜀曰寡人國雖小其游宴何古遜於彼哉自是逸豫益甚彼於茅茨土階之蜀非不一觀而獨於此歆艷何哉惟其好者不好者而已亦登崩之勢自然異也吾未知後之觀此者其好者乎其不好者乎各在乎其人而已時 崇禎丙午十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理氣錄跋 自克舜典至文丞相正氣歌謝疊山上雪樓御史書萃賢聖各一編凡

洪君叙窮録此書朝誦暮習其用意非偶然者矣第其書名及其去取者或不無爭端之起幸勿輕以示人也時 崇禎丙午十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禮叢要説跋

洪君叙以禮書浩攘各能全編節録爲上下二冊以便考閲蓋欲行之一家而亦使後承守而勿失也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可尚也已時 崇禎柔兆敦牂陽月上澣恩津宋時烈跋

文烈公延謚啚跋 丙午十月

嗚呼體元寔孝子聾啞君諱棻之胤子其弟曰以性復元此三父子實皆所以無忝公者當延諡曰復元自京來會觀者嘖嘖稱公錫類之盛不幸今年復元遽作千古人士友之慟曷有其極聾啞君 顯考朝命旌其閭蓋以市南俞公棨諸賢之建白也丙丁亂後棄德偽歸不欲聞不欲言故以此自歸復元之夭亦因其喪毀雖云過中亦可謂尚類也翌年孟秋書于復元遊賞之懷川南澗

无菴先生後集卷三十四